

同春集

十五

別集

經筵日記

共十六

~16
2401
15



和
2401
6-15



同春堂先生別集卷之五



經筵日記 乙巳五月

乙巳五月一日 上御溫陽行宮大司憲宋浚吉引見時 上曰今此舉動出於萬不獲已雖欲除弊猶未免驅使農民心甚不安而惟幸得近卿所日望相見卿今遠來不瑕有傷於炎程行役之勞耶浚吉曰春間伏見疏批至以諸葛武侯為諭此非臣所可承當而抑恐 聖明亦未免為失言之歸矣仍請瞻望 天顏且啓曰 聖明此行初以為慮今幸取效慶莫大焉病加於少愈願益慎攝

上曰卿慘喪之餘得不衰敗乎對曰臣只有一子
今見天死人情所不可堪衰病之侵尋理宜難免
臣在田野每以 聖體日健 聖學日明 聖敬
日躋 聖澤日流為望而近年以來一向因循小
無振作之效區區仰屋之憂曷勝云喻 上曰何
幸今日與卿相會勉力交修以濟時艱則豈不幸
甚浚吉曰臣即已試無效之人雖欲小效涓埃之
報其於才不逮何哉區區愚衷竊恐 聖明立志
之不固也誠能奮發大志何事不做 上曰卿言
是也古人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但人之立志誠不易矣浚吉曰臣之得侍 經幄
久矣竊有所測度於中者 聖上寬仁有餘而剛
斷不足故只事因循不為振作此蓋由於志之不
立也 聖志若立則雖合眼而坐公事可為臣隣
可接玉堂儒臣亦可使逐日進講而聽之而久廢
經筵罕接臣僚大小公事一向遲滯 殿下試自
反而思之凡此數事何為其然如欲改之豈無其
術乎 上久而不答浚吉曰臣猥進一言而 玉
音久闕雖極惶恐願聞 聖意 上曰舜何人予
何人之說予已言之矣人若有志堯舜亦可期卿

臣等所言特其餘事但予積病在身事不如意是可悶也浚吉日臣亦一生抱病素諳調攝之方於其病也聚友論文舒暢情懷則自覺蘇快若一任頹頓昏惰度日則不但無益反復添病臣恐 聖明長在昏惰之中矣 上曰近來眼患添劇雖欲看書末由也已浚吉日輔養 君德專在 經筵今雖於 行宮調攝之中或臥內或戶外頻接儒臣使之討論經傳則其於 聖德豈無所補亦何妨於調病之道乎且古人雖在干戈之際不廢講誦殿下獨不聞舟中講大學之事乎又曰今年飢饉

竊想 聖明未盡洞燭也他路臣不得知而以臣所居之地言之則臣自省事以來未見如今日之甚者也餓死之慘盜起之患比比有之 殿下深居九重何從以知之 上曰予則不知其如此今聞卿言極爲驚心仍命注書召領相鄭太和 上謂曰今聞大司憲之言卽今飢饉前所未有民多致斃云與前所聞異矣太和曰朝廷豈知其如此也大司憲自見其實狀如是陳達本道監司推考以見在官穀著實救飢之意申飭何如 上曰依爲之浚吉日臣之筋力衰耗已甚今此憲長之任

臣等竊以
決無供仕之路伏乞 聖明特許逋免俾於 大
駕還都前安意進參於問安之列千萬幸甚 上
曰久別之餘幸得相見方欲與共還朝得聞藥石
之言今聞卿言唯以還都之前爲畱在之期噫是
何言歟卿須安心勿辭焉

十一日 上御溫陽行宮召宋時烈宋浚吉李惟泰
入侍 上曰諸卿久處鄉曲必知民情卽今受弊
之邑隨其劇歇分等減役未知何如浚吉曰竊聞
外議以爲 車駕臨幸宣此德惠卽古人所謂吾
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者也先此

一道推而及之八路可也臣意推恩八路雖或未
易分等減役似涉細瑣無論勞逸使恩澤均沾一
道恐當矣時烈曰浚吉之意以爲溫陽則以駐蹕
之邑而蠲役一道則以駐蹕之道而蠲役使一道
均蒙惠澤爲宜若謂之此勞彼歇而分等減役則
其規模氣象似爲細瑣云爾 上曰溫陽一邑乙
巳條田稅全減忠清一道列邑大同收米減二斗
仍教曰卿等今幸來會不可不與予偕往浚吉曰
昔我 宣廟適患重疾新愈先正臣李珥承召卽
赴門人問之珥答曰凡人大病之餘意思必新此

實一大機會不可失也使臣有珥之才而無疾病則豈不上去乎 上曰予自書筵時受學於卿卿所論說絕異他人使予心豁然每當開筵輒常思卿矣浚吉曰在廷諸臣孰不及臣而 聖教至此臣心不安姑不暇言而 殿下待諸臣之道不宐如是時烈曰自 上有歇看諸臣之意似爲未安上曰大司憲剖析文義之際使人易爲領悟故有此語矣浚吉曰臺諫必須優容不可摧折而今日金萬基李敏敘俱擬臺望自 上尙斬天點彼以年少臺諫雖有論事過重之失以言獲罪似非清

朝美事古人有佩弦佩韋之戒人非堯舜孰無病痛 聖質雖極高明亦不無些少病痛伏願平心恕究焉

二十八日進講通鑑唐紀自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止慎終如始則善矣尹湫曰此言隋文帝不賑窮民徒實倉廩煬帝恃其富足奢侈日甚終至於亾也宋浚吉曰以今年言之凶荒比前尤甚民皆刈草爲食故比比飢死皆以爲國家富足而不賑民之蓋今各倉間數及露積之數比前有加此民言所由發也古語曰國無三年之蓄則謂之不足無一

年之蓄則國非其國今雖未至於三年之蓄比前
猶可謂之足矣 上曰庚辛連凶之後百官頒祿
亦多減給故略有所儲矣浚吉曰庚辛兩年雖曰
凶荒不至如今年之甚民之怨咨臣所慣聞所當
惕念處也又曰太宗之身致太平非魏徵則不能
然其君臣之間未克有終蓋自古以來有始有終
者誠難也 上曰魏徵之於太宗多言不敢言之
事矣浚吉曰後世人君於太宗當取其長而捨其
短矣又讀自頡利表請入朝止不惜苦諫以補朕
之不逮也浚吉曰頡利之表請入朝人皆爲喜而

太宗反有畏懼之心是欲治之誠無時少懈也惟
其如是故能有所成不然則豈能身致太平乎又
曰人君把雷霆之威雖誘之使言如非剛直之士
猶不能盡言 殿下不但不爲勸勉有時摧折太
嚴臣常悶焉又讀自太常少卿祖孝孫止不在聲
音也及司馬溫公論 上曰孔子聞韶三月不知
肉味治之隆替豈不在樂乎浚吉曰聲音與政通
此之謂也宮亂則其君驕商亂則其臣壞玉樹後
庭花作於陳之將亾若使知音者聞之則豈不知
其爲亾國之音乎又讀自畿內有蝗止蝗不爲災

浚吉曰此豈聖王之事乎其矯情忍吞非後世所
可法也太宗亦有縱死囚之事其治國之術大槩
如此又曰太宗治國雖以詭道惟其欲治之誠不
懈所以能致太平如佛氏想有成無道家想無成
有二家之學皆以虛無爲主而其終能有成者用
功專一無少間斷故也此誠之所以爲貴也又讀
自上曰比見羣臣止縱鵲於野外浚吉曰後世所
謂祥瑞者多出諂上雖有應賀之事以朱子之言
觀之則諸臣獻賀於外君上抑而不受尤有先於
君德矣又讀自上以瀛州刺史盧祖尚止鵲竟死

懷中浚吉曰此與漢武帝帷中可其奏同蓋人君
必有如此嚴憚之臣然後可以有爲也雖以魏徵
之賢太宗若不虛受則徵豈能成其諫乎又讀自
上曰爲朕養民止堪爲縣令者以名聞浚吉曰此
於治國之道尤爲切實矣仍進曰 殿下初載外
人皆知 殿下亦有如太宗之疏名者未知今亦
如此乎 上曰守令之事耶浚吉曰善治守令雖
有少過自 上皆寬假故云耳 上曰豈特守令
而已其中聲績之表著者自可知之講畢浚吉曰
聖侯快復萬姓懼怖舉皆想望太平今日之舉措

施設若如前日而已則豈不缺望乎 聖上在溫陽時軫念民事無時少息臣願 殿下毋忘在溫之心則其於爲國乎何有仍請問近日所講何書上辭以病患停講浚吉曰自 上若能真知學之可好得其滋味則自然欲罷不能矣心經一秩先大王所酷好 殿下亦宜以此書進講也 上曰心經令弘文館書入浚吉曰館學儒生自 祖宗朝以來如養稗禾如視赤子昔在 宣祖朝天使之來也館儒會食路邊 元宗大王乘馬過其前諸儒大怒執所帶下人重杖之 元宗不少

介意此盛德事也近以泮村巡邏事士類執打李浣之從隸此是年少儒生狂妄之舉也在浣之道只當容而受之張皇疏卞極可駭矣 上曰近來士子輩各執意見不顧事之是非難以威力制也浚吉曰若可以威制非所謂士也

六月四日進講心經自舜禹授受止事我天君宋浚吉曰人心言生道心言根此二字各有其意亦有陰陽扶抑之意察之必精如卞白黑者欲其精辨於二者之間也以人心爲道心者比如喚鐵作銀認賊爲子之類 上曰此諭誠切也浚吉曰如無

格物致知工夫則終不能有成矣戒懼者道心上工夫也謹獨者人心上工夫也文字則雖有上下之互言而大槩以人心道心而分之也古人宮室制度西南隅爲奧東南隅爲突東北隅爲窻而西北謂之屋漏者言其日先之透漏而先照也屋漏是室之深處此亦謹獨之意也古語曰獨寢不媿衾獨行不媿影人君深居九重幽獨之中所爲之事外人雖若難知而一有不謹則其效立見於行事之間而有難掩匿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也四端旣發者道心也意必之萌者人心也意者

私意而必者期必之意也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常在事後固者牢守之意而漸至於我我者私也比如五穀之落種而出土者此篇自戒懼以下則人心道心并言之自惟此道心以下則合而言存養之功而專以道心爲主也耳目口鼻謂之天官而於心曰君者甚有理蓋耳目口鼻各有視聽食嗅之任而至於心則出號令以使之故謂之天君也又曰自上視事之暇披覽古書留意聖學則於調養 聖體不徒無害必有所益朱子有詩曰呻吟北窗氣鬱不降我讀我書如病得蘇客問此

書中作何味君乃嗜之如此其至趣爲子語無味
乃然是有味者乃瘡乃癩古人以讀書爲瘳病之
良藥也今玉候向愈諸臣入侍敢欲仰聆玉
音而退無或有妨於調攝否上曰高聲讀之則
有上氣之症故未能矣

八日召對自右心經至程復心心學圖說宋浚吉曰
若愚稱德秀臨民若保赤子不但臨民之官如是
人君之保民尤當如是也上曰此云德秀無一
日不學亦無一事不學此政緝熙之意大抵學者
工夫不可間斷其所謂學亦非別件物事凡日用

酬應剖決公事各當其可卽此是學也浚吉曰德
秀日日晨興必焚香危坐誦十數過所謂不間斷
也又曰上帝臨女敬也此是學問根本根本旣立
何事不可爲至心學圖浚吉進前坐以手指圖曰
大圈卽心也擇善固執卽所謂精一聖賢言殊而
意則一也飢欲食寒欲衣是人心也中理中節卽
爲天理無理無節卽爲人欲若欲一切斷絕是禪
道也吾儒則有人心而能中理中節所以爲難若
夫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則聖人也又曰心學工夫
敬爲本上曰所以書敬字於圈中也四書訓敬

不曰主一無適乎浚吉曰此等說詳在篇中矣李
滉以爲此圖前一段似棊子後一段如人下棊子
者是也又曰此圖李滉以爲是李珣以爲多疵病
上曰所謂疵病指何處耶浚吉曰李珣以爲心在
心思當換置盡心乃知邊當與正心換置求放心
乃初學工夫不當在心在下李滉以爲無害大槩
如斯不能盡達 先朝時臣與趙復陽同進講言
及此事翌日復陽請問滉珣之論孰愈 先王謙
抑不爲優劣而微意頗取珣說矣 上曰以文義
觀之則珣說是矣浚吉曰聖賢論心自不同有如

此處有如彼處或從那邊用工或從這邊用工而
其歸則未嘗不一所謂從一方入則三方入處無
不同也仍指圖中求放心處曰此是第一工夫最
空體認洪命夏曰范淳夫女以孟子爲不識心浚
吉曰程子以爲此女雖不識孟子卻能識心蓋四
方八紘皆心之境界何言出入孟子之意特以操
舍言之耳講訖命夏曰慶州三綱罪人之變極可
驚駭浚吉曰此爲變異實非彗孛之比同胞之民
至於如此豈非大可憂者乎古有子弑其父其君
瞿然失席曰此寡人之罪也踰月而後舉爵此政

自 上惕然驚念處也 上曰倫紀斃敗故有此

變也浚吉曰水災非細年事可慮而又有此變世

道寒心願 殿下反躬自咎申明教化

十日召對自帝曰止附註危孰甚焉宋浚吉曰虛靈

知覺指心之本體而言未發之前理為主既發之

後氣用事日用間人心發動時常多故先言人心

而當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此處工夫最難周子

云誠無為幾善惡此人心道心分歧處也 上曰

人心雖危歸於道心則安矣至附註朱子說浚吉

曰孔子之知及精也仁守一也博文精也約禮一

也子思之擇善精也固執一也孟子之博學精也

說約一也大學之格致誠正中庸之尊德性道問

學無非精一之義精即知一即行知行二者如車

兩輪如鳥兩翼朱子之學德性問學并行不廢而

以尊德性為主陸九淵之學只尊德性而廢問學

矣又曰古人云足目俱到足言行目言知知之則

易而行之為難大學之切磋琢磨亦以玉石骨角

之難易言之也至伊川說天理人欲浚吉曰朱子

初主此說故其言如此晚作中庸序論人心處與

此少異矣至分界處浚吉曰分界處是幾潛室小

居春堂先生集
註甚分曉至陸子靜云云 上曰此雖子靜之言說得好故引來也浚吉曰此聖賢公心也然亦自是之亦字有意至義理精微浚吉曰鳥獸已有不知此語難看鳥獸不知易見之利害凡人能見利害而不見道心唯聖人能察精微之理也至苟免者皆幸 上曰苟免何謂浚吉曰免於坑塹也徇人欲而免於患難則所謂因之生也學者之禍止於刑戮而人主之患終至危亡可不懼哉又曰近思錄初看難曉心經乃近思錄之階梯也 上曰此書語錄難曉浚吉曰語錄是中國方言中國人

易曉而我國人自難曉也 上曰 先朝時註釋語錄書于紙頭今在何處玉堂知之乎浚吉曰國葬時納于山陵今不在矣 上曰朱子未出前經書只有正文乎浚吉曰其前亦有諸家註疏註中舊說云者是也天資高者雖無註解自能通曉而宋註既出之後無論愚智舉眼斯得政經書之指南也 明儒皆尊尚陸學壓倒朱子且以文章貶之矣李一相曰宋應昌出來時臣祖廷龜與黃慎同講大學於應昌所應昌專主陸學云矣浚吉曰 宣祖西幸時 中朝人送揭帖請得儒官與

之講學其言曰毋墮宋儒窠臼自 行朝擇遣成
渾渾曰吾只知程朱之學而已李珣為遠接使時
著克己復禮說 天使大加稱賞而其人亦尚陸
學云 中朝學術舉此可知我國學問專主程朱
從祀五賢之中金宏弼鄭汝昌名位不顯早被酷
禍立言最少趙光祖亦早死無立言而李彥迪學
問祖述程朱李滉李珣成渾又相繼大明之觀其
文集可知其學問之超詣矣今世之人溺於科業
而猶知尊尚程朱其間或有儒者此皆李珣成渾
之功也 中朝則只有薛瑄一人其學最正有讀

書錄一編可考然不如李滉等文集也以此觀之
中朝學問不如我朝之盛此實 祖宗培養之力
也 殿下若務心學豈無風草之效乎 上曰
英宗皇帝被執幾年後還國乎金錫胄曰一年而
還八年復位浚吉曰薛瑄仕於景泰矣 上曰
英宗拘囚後因事景泰乎浚吉曰 上皇拘囚時
事之 上曰 英宗北狩時可以仕矣而既還見
拘則不可事之錫胄曰仕不久而退去矣浚吉曰
英宗復位以逆治于謙而未及十年處處立祠官
其子 上曰于謙立新主以固 中朝之勢以絕

彼人之意故天順得還于謙之功大矣拘囚上
皇罪在景泰何與於謙乎錫胄曰也先欲害英
宗于謙在城上呼曰賴社稷之靈國有君矣也先
不能害浚吉曰雖以利害言之于謙之事是矣然
則宋時和議之失豈非千古之至痛乎上曰有
岳飛趙鼎之忠而不能反惑於秦檜之邪說高
宗之事可怪浚吉曰我朝成三問朴彭年等卽于
謙之類也于謙則卽爲立祠錄後而六臣則至今
不得伸雪我國規模誠狹少矣又曰方孝孺之禍
慘矣任叔英以爲中朝殺人以立威雖得一時

維持若至危亾則不復振起矣上曰歷代之君
如光武昭烈已失而復興者有之而大明則一
敗之後終不復振良有以也一相曰高皇帝秘
藏四代名字尚存云矣浚吉曰以其時則可矣而
何至今寥寥耶上曰去去年南方有皇帝而
今則盡滅云矣鄭太和曰前日宋浚吉劄子不下
何以爲之上曰後日大臣齊會時議定也浚吉
曰偶閱故書掇拾而上之此非臣言乃先正之言
也三代之法雖莫能復至於祖宗舊典亦不可
見臣竊恨之太和曰曾聞上教則元子不曾見

外人故若見有鬚者頗厭之云今後羣臣入侍時使之在傍漸近外人何如浚吉曰領相之言是也須使自遠而近漸次慣見諸臣俾知有士大夫也臣所上劄子趙光祖之言極好請依此爲之

七月八日 上御熙政堂引見宋浚吉曰臣情勢切迫敢爲冒陳及承 批答懇諭異常臣感泣之外更何所達只願受暇往伸情禮日夜所望惟此而已 上曰此事多有曲折以國事言之則旣始講學而又值成熱眼患若將復發又緣 慈候未寧以致久廢近則 慈候漸差日氣稍涼方欲觀勢

開筵而况卿時爲輔養官豈可遽然捨去乎以卿事言之則雖以至情欲爲下去當此酷炎中途致傷則雖欲復來亦難自力且卿在 先朝時初以焚黃往來之後又以父母墳遷厝乞暇請往而先王終不允許故不得下去至情雖難自抑於公於私豈可無權宜之道乎浚吉曰 聖教開釋委曲至此臣感泣罔極而已 上曰諸臣謂卿必不再來不可輕許而予則非爲此也君臣之間貴相知心豈可以此爲疑乎只是日氣如此是以爲難矣浚吉曰臣衰病日加眼昏特甚少日所聞遺忘

殆盡如是而豈敢出入經幄乎且臣初出而遭尹善道再出而遭趙綱蒼黃顛倒未及辭退今則幸無此事下去之後必令上來則臣豈敢終退先朝既許臣暇玉堂諸臣爭陳不可則先王以為今番許歸所以開後日更來之路不可不許故後聞玉候違豫不待召命即為上來矣上曰今時則與先朝有異且古人有言曰數日不見鄙吝之心復萌卿去則予亦如此予豈忍捨卿浚吉曰臣何敢當此下教乎今若頻御講筵亦使輔養官日侍元子則遠近聽聞孰不欣悅若

只如近日而已則非但人心缺然如臣者無職務而空留京邸實為不佞上曰日氣稍涼則豈如此乎浚吉曰聖教終始如此臣私情雖切豈敢強煩乎

八月十二日召對自問聖人亦有人心止龜山楊氏曰道無顯微之間宋浚吉曰人莫不有是形故雖聖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盜蹠不能無道心仁義禮智為主宰而耳目形氣聽命於道心故不危聖人雖無私欲而或有一息之間則未免流於形氣之私故曰人心惟危凡學者所宜十

分場慮而至於人君尤不可有一毫怠惰自聖之心矣又曰唯聖罔念作狂毋若丹朱傲此雖臣下進戒其君之辭而實有此理矣 上曰帝王之尊自治其心云云者真警語也浚吉曰學者不能治心則無以治其家若以帝王之尊而不能自治則必有覆亾之禍矣又曰曾在 先朝臣與趙復陽進講此書至真氏說 先王深歎其明白精切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用力之方無踰於莊敬自持矣 上曰然洪命夏曰浚吉所論人材之說甚當浚吉曰臣嘗因長老聞 宣祖大王於大亂中日

三開筵未嘗少輟愛重學士多出睿簡有自吏曹而爲玉堂者有自守宰或罷散而收用者故一時人才各自奮勵矣人才之沒沒未有甚於今日臣竊聽輿論李敏敘李端夏文學俱優端夏安置經幄而尚未召還敏敘今又外補羣情缺然至於李端相尤不可棄 上曰應教李敏敘仍差本任李端相敘用

十三日 上御熙政堂召對自詩曰視爾友君子止其等豈可躡哉趙復陽曰格卽至字義 上曰思字何義宋浚吉曰三思字皆語助也凡學者工夫

尚如此况人君乎若於幽獨之中少有一念之差則人皆見之矣復陽曰不媿屋漏爲無忝此西銘也浚吉曰忝卽忝辱之意楊震四知先儒以爲天與神不可分蓋無往而非天矣上曰楊震四知之神與格思之神同耶復陽曰天與神一也浚吉曰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有媿屋漏卽獲罪於天也復陽曰不顯亦臨無斁亦保常持守此心之謂也浚吉曰人主一身百務叢集衆欲交攻維持防範當極其至是以古者燕寢輿几皆有箴規而後世此法蕩然無存只有經筵略倣古規若復

廢此則更無可爲矣洪命夏曰衛武公九十五歲猶若是可不體念乎浚吉曰小序以抑詩爲戒厲王也上曰以爲衛武公之詩者何人說乎浚吉曰至朱子而定矣上曰書註則朱子未及著矣浚吉曰書傳屬蔡沈儀禮經傳屬黃榦又曰文言之文當作上聲讀卽文飾之意也凡人之情於庸言庸行易致放過學者用工當於此處猛省旣慎其言謹其行而猶必閑邪而存誠也復陽曰龍德而正中者九二見龍在田天下文明之義也浚吉曰易者萬理之根本而乾卦最象於君德復陽曰

邪在外誠在內浚吉曰比如鏡不塵則明比如水不混則清人心如明鏡止水物欲苟不蔽之則清明之體自然呈露矣將一箇誠來當作句絕讀又曰臨川吳氏名澄卽元人也頗染禪學此說大意欲分別思無邪與閑邪之邪字也 上曰事物之自外至者皆謂之邪耶浚吉曰此禪家氣味也又曰惡念可以遏絕淨念最難掃除昔司馬溫公念中程子譏之以爲不如數一串珠 上曰室之西南隅何名浚吉曰奧也小學有居不主奧之文古者宗廟各室而安主於奧三年大禘則聚羣廟之

主於太廟太祖東向而昭穆分列南北祖與孫爲一行而父與子相對矣 上曰天子七廟踰七廟則當置何室浚吉曰藏之翼室矣武王得天下追王三世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追王止於三世先公則以天子之禮祀之而已 上曰周時太王爲太廟邠浚吉曰后稷爲太廟矣 上曰后稷不爲追王而入於太廟耶浚吉曰然矣我國之制與古不同 永寧殿亦非古制宋僖祖正東向之位乃王安石之論而朱子取之趙汝愚欲祧遷僖祖以太祖正東向之位而朱子責之向來收議時宋時

烈以爲 穆祖當入太廟卽其意也若各作一廟則合於古制矣

十八日 上御熙政堂召對講通鑑唐紀自己丑三年止范氏史斷宋浚吉曰如此史斷可合進講矣至玄齡善謀如晦能斷浚吉曰太宗於羣臣能各因其才而用之故玄齡之善謀如晦之能斷各得其用而二人浚相得一心徇國同寅協恭以致貞觀之盛在後人辟立法其用人致治之美也又至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論執浚吉曰此言甚好若非太宗勵精圖治何能如是至在

平馬周客遊長安浚吉曰太宗英武氣象於此亦可想見初覽其二十條便宜卽知其爲人願見之心不啻如渴命召之際遣使催促者數輩及其謁見特拜御史之職此所以能顛倒豪傑者也又至遠方來朝者衆 上問服裝詭異之義趙復陽曰四夷來會其制度服色各自不同故有服裝詭異之語矣浚吉曰以近代之諸國來朝之時我國服裝頗似華制卽今則中原服裝反爲詭異矣又至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爲天可汗浚吉曰此所謂下行可汗事與前所謂豈非上策等語俱是虛張

同春堂集卷五
誇大之意此太宗短處也講訖 上出示元子講
學節目曰此節目多有未妥處予則未加冠前著
某冠與否不得記憶而帶則當用玉帶不必用水
晶帶矣浚吉曰禮判李一相與臣等相議以定而
戊子年間玉堂劄中有論 世子服色之語故大
槩據此議定未加冠时空頂幘及童髻等冠雖於
大禮當用之矣 上曰黑色龍袍是世子之服予
則未冊封前書筵以唐髻細綃帶講學矣浚吉曰
世子當御何帶乎 上曰服團領則當用玉帶浚
吉曰臣意以為 世子當御玉帶 元子未冊禮

前似當用其次故以水晶帶議定矣金佐明日即
今 元子所御服色若直用 世子服色則冊禮
時無以復加故左參贊之意欲為差別矣 上曰
左參贊所謂初見之時當用正服云者似為有理
而但予則未冠時不著空頂幘矣浚吉曰昨考玉
堂劄辭則雖人君未加冠前亦御空頂幘矣 上
曰左參贊之意欲以空頂幘代翼善冠耶浚吉曰
未冠前空頂幘是盛服故相見禮時似當御空頂
幘而 上教如此只為唐髻亦似便當 上又曰
師傅相見禮時亦當為拜禮耶浚吉曰此是 元

同春堂集卷五
子初見師傅之日不可無拜禮矣又曰初見師傅之日固當以正服出臨而幼冲之年亦不可逐日如是初日之後則講學時或以常服隨便爲之似當 上謂浚吉曰樂章中引入引出指何事耶浚吉曰獻官出入時所奏樂章謂之引入引出卽今宗廟十室而所奏之樂只是九章故至 孝廟室更無餘章反以獻官引出時樂章用之云此甚無義矣 上曰 永寧殿則用何樂章耶浚吉曰宗廟樂章亦用於 永寧殿矣 上以政院書入樂章出示入侍諸臣洪命夏指熙文章曰如此之

章雖歌於 各室亦無不可浚吉曰頃者進劄時取考掌樂院所藏樂章則錯雜無比如 太祖室樂章當以化家爲國之意贊揚功德而全沒事實莫重廟樂豈容如是 上曰凡大祭時歌此樂章耶命夏曰祭時用此樂章且以此九章被諸管絃矣浚吉曰 各室樂章錯亂無序如以基命章浮海徙慶等語奏於 太祖室則豈非謬誤之甚者乎 上曰然則此章當用於 永寧殿矣命夏曰龍光章乃 宣廟室樂章而故相臣金瑬所撰者也浚吉曰 太祖室只歌一章而 世祖室則歌

二章云 世廟功德雖極盛大豈有加於 太祖
創業之功烈乎且以龍光章言之不奏於 宣廟
室而隨其音律相合之曲歌於他室云矣 上曰
孝廟室則更無餘章歌引出章云然則引出章疊
用之耶每當祧遷其室樂章移用於 永寧殿而
新祔 太廟之室則更撰樂章然後庶無混雜之
弊矣浚吉曰臣亦只陳其弊而事甚重大不知何
以則可矣

九月五日引見時宋浚吉曰昨拜 元子宗社臣民
之大慶大福實在於此喜悅之心難以形容 殿

下益盡修齊之道使 元子得以取法焉臣久欲
請暇浴溫而為參相見禮遲留至今今可以去矣
上曰元子雖已相見卿若下去則講學之事自至
弛廢此實可悶且氣弱之人深秋沐浴尤非所宜
公私俱為不便矣元子惡見有鬚之人至於卿則
常欲見之今聞卿來又請出見遂命內侍召元子
元子即出再拜浚吉曰臣雖壓尊不得行禮而喜
幸之心自不能已請為 聖明賀仍起拜 上謂
元子曰曾見之否對曰唯 上含笑俯視良久命
還入 上曰此兒讀書時不至口訥而如欲疾語

則若不出口必久思而後言矣浚吉曰禮貌揖讓拜跪之節無不鑿鑿中度若非天成何以如此既已相見當先定進講之冊臣意專講孝經兼以曾讀字書間間抽講好矣 上曰元子若值日寒則頭上不可無所著故曾與大臣言之當何以爲之耶浚吉曰在宮中時所著如何 上曰乃平天冠之去旒及板者也浚吉曰今依空頂幘之制以毛冠製之則不無古意似好矣 上頷之浚吉曰今此進宴揆以情理似不可已但今農形連值風霜到處不實民事已無可望而向來天災極其驚心

太白晝見今猶未已當此之時乃爲豐亨豫大之舉則豈不未安乎 殿下若能正心修身使百姓安樂 宗社鞏固則此實孝之大也帝王之孝固不在於區區小節也今若特爲 下教以爲天譴如此民事誠急非但予心有所未安 慈殿之心亦必不樂今姑停罷云爾則實爲上答天心中慰民情之舉矣 上曰 萬壽殿及 慈殿尙未進宴私心缺然庸有其極 大王大妃喪制當盡於冬初故欲爲定行於歲末春初若又差退則終無可行之時豈不可悶乎或謂豐呈設行亦無不可

而此則似涉豫大故只行進宴而減其節目以示不得已之意耳浚吉曰進宴比豐呈節目雖少減只是換名而已且聞外方妓生招集之數過百而又於妓生之外別為招致額外官物云其弊實為不貲矣 上曰所謂豐呈者既行豐呈之後又有上尊號一節而進宴則只行一番而已妓生之數又頓減省矣浚吉曰若必欲行之則須十分減省務從簡約為當下酉冬先朝將設進宴而時有冬雷之變故臣陳達於榻前先王特命退行雖時月之間差退而行之似合於畏天之道矣即今

天災及慶州江陵之變前古所無故敢此縷縷陳達伏望更加深思焉 上曰予則以為不可已之事故欲減省設行少紓予意矣浚吉曰臣意若自上先立其孝之大者則如此等事行之亦可不行亦可雖不得行有何所歉乎吳挺垣曰使掌樂院減省妓生之意出舉條分付乎 上曰依為之

丙午四月二十三日 上御溫宮引見 上謂宋浚吉曰上年來此時卿即來會因與偕歸如有所倚意外蒼黃下來思卿一念寤寐難忘今又不幸有邪說深自引嫌予恐終未得一見故遣承旨諭以

此意矣年老之人當暑遠來其喜可言浚吉對曰
臣於竢罪之中屢蒙 特遣侍臣諭旨懇惻感激
聖恩未暇顧他敢此來詣矣古人有言曰生並一
世有兄弟之義人同此心空不相遠而嶺人之不
諒人奚至於此無非臣平日言行不能見信而然
只自循省慚悼而已 上曰予之待卿誠意淺薄
故媚嫉之輩敢爲售奸之計此實予羞愧處更何
咎焉人心之不古自宋時已然而豈有如今日之
甚者予之所望於卿者實多今亦與予同歸如上
年事則豈非幸歟卿之來去非但關係國家以予

私心言之自出入書筵時恩情相結卿之來也如
有所得去則心如有失不能自定矣浚吉曰如此
聖教何敢承當惶感之外不知所達

二十六日引見時 上曰朝見左參贊疏而欲待相
面從容說破故未卽下批矣大槩今番景象大異
於前卿必與予偕歸而後可以鎮定浮議如欲沐
浴待秋下來亦何難乎宋浚吉曰臣之衰病此極
雖得沐浴收效難必而所患眼眩頭風之症庶望
一分除減自上年每欲試沐而事不如意迄今未
果儻蒙 恩許豈非生成之德 上問大臣曰左

參贊如是懇請卿等之意如何鄭太和曰若許沐浴則前頭上去未可必也 上曰沐浴之後若有病患卿亦難自由今雖不得隨駕從容上來好矣浚吉曰 聖教至此臣敢不追後上去乎又曰臣既不得隨駕區區所懷敢為仰達臣聞 元子冊禮退定於來秋臣意則四時之序春夏屬陽秋冬屬陰今此大禮豈可行之於屬陰之時乎向來許穆之疏雖未知有何意見而其時大臣云 元子誕生之日邦本已定此言誠是冊禮之差遲數月有何不可 上曰予意欲於來正月間行禮矣卿

言正合予意浚吉曰春王正月正合行禮臣不能諳鍊史記雖未知行禮於秋節者有幾而設有行之者皆苟且矣 上曰上去後相議退定可也浚吉曰沐浴後善攝為難凡人亦然况 聖躬乎車駕還宮之後益加慎攝此臣區區之望也且所謂善攝非在安逸其四體依 先朝故事別處小閣頻接儒臣講論古書時急公事趁即酬應則與親宦官宮妾之時其損益如何哉古人所謂治心治病同一規模者此也且臺諫所啓非一人所見乃一國公論故臺諫雖欲停止亦不可得今此加資

還收宮家折受等事經年論執上下相持不亦未
安之甚乎宮家折受實為病民之痼弊亦關人心
之去就一自 車駕臨此以來凡諸慰悅民心之
事靡所不舉今日快從臺啓明日 回鑾則遠近
民心莫不洽然矣 上曰此事初因憲府劄子而
發矣 先朝既已折受過數十年後并皆革罷有
所未安故不能聽從矣卿言如此庚子以後折受
者依臺啓查出開墾先後還給本主可也浚吉曰
如是採納臣不勝感激而若不大段變通則今雖
還給此後安保其無此弊乎 先朝末年各邑諸

宮家折受并令查聞而未及處置遽遭 天崩之
禍臣民摧痛至今如割此正 殿下繼志述事之
時也趙復陽曰臣之誠意淺薄閱月論執終未回
天今因儒臣陳達獲蒙 允許此實國家大幸而
但以庚子前後有所限定庚子以前見奪之民豈
不冤乎太和曰自 上定年限者事在 先朝不
欲變改之意也浚吉曰 聖意若以事在 先朝
有所持難則尤有所不然者 先朝既洞察此弊
有查啓之 命則到今痛革豈非繼志之美事乎
上曰久遠受教到今盡變心有未安故欲限年而

罷之也

戊申九月三日 上御溫泉行宮吏曹判書宋浚吉引見入侍 上曰不見卿今已三載來此相見予心忻悅當復如何第一見之後遽爾相別反不如不見之爲愈也浚吉曰朱子之言曰仰瞻天顏亦覺非昔時臣今來獲承 天顏不能無非昔時之感而日月如流有往無迴臣未知 聖德之成就治效之進益果何如哉 上曰卿之所言予豈不知其意而眼患支離事不從心奈何浚吉曰 聖上臨御十年國不得治民不得安天災地變人妖

物怪疊見層出此正 殿下勵精改圖以臻至治之秋也凡事不進則必退若又悠悠泛泛架漏牽補無所更張則國事日退恐無振作之期矣 上曰一見而罷反爲無益世子時或思卿有願見之言卿若上去則涵養薰陶必多所益且與右相同心輔翼豈非美事浚吉曰臣聞 車駕明當宿水原人君行幸不當如是疾驅且沐浴未久遽爾遠駕則恐有害於慎疾之道 上曰近以世子所患慈殿日夜憂慮亟欲速還以慰 慈念耳浚吉曰此非所以慰之也 殿下顧念 世子欲爲速還

而獨不念 慈殿之憂 殿下者乎 上曰非以
水原定為宿所到振威後當觀勢為之予亦豈不
自量氣力強為疾馳也浚吉曰 殿下在儲宮時
先王每以輔養儲嗣丁寧 下教於臣到今追惟
不覺感愴今臣雖欲上去臣之衰病比前益深必
無所補益而竊恐衰年旅邸終至溘然也 上曰
予意非欲強之以劇務也浚吉曰進善乃文學之
士如此之人招致侍講則庶乎有益矣李翔曰
殿下以宋時烈為相宋浚吉為冢宰臣知 聖意
必非偶然而如此宿德重望之人盡誠招致以臻

至治惟在 聖上立心之如何耳浚吉曰李翔之
言至舉臣名則妄也歐陽脩之言曰身世若茲主
恩未報臣恐此生更無報恩之日也伏聞 世子
有思見小臣之教臣亦豈無此懷也臣所帶天官
之長職任如何况春坊國子屢年虛帶尤非臣心
之所安伏乞 聖明並許遞免設或造朝使以龍
驤散班出入 講筵則幸矣 上曰何必撝謙至
此筋力若難隨駕則追後從容上來亦無所妨浚
吉曰臣今退去敢達所懷聞故司諫李廔不許別
致賻之典果爾則臣竊惑焉 上曰無職名未敘

臣等嘗集
之人不致賄亦多矣浚吉曰人臣進言者如知其
不被譴則無難惟明知其必被重譴而猶能進言
者爲難如李廔者臣常以爲可誇於敵國之臣不
幸遽死良可惜也蓋廔自其先世實以劉向自處
漢史謂天子心知向忠誠而不能用 殿下則初
不知其忠誠此臣所爲鬱悶者也 上曰吏判所
達如此別致賄可也浚吉曰臣於進見之時每以
諸宮家之弊爲言臣豈有積怨浚怒而然也只一
心愛 殿下故也近間全州之萬麻利城等地盡
爲宮家所奪使豐沛遺民怨讟亾極臣竊爲 殿

下惜之 上曰此是崔文湜論啓之事耶今方查
覈矣浚吉曰其曲折臣不能知而大槩所聞如此
且利城則聞舊宮家子孫與民相訟未決而其人
賣於一公主房內司人下來公然稱 上旨如此
如此云此豈 殿下所知而遠近傳聞極爲駭異
未決訟處一公主房何以買之且爲小兒經營生
業士大夫稍有家法者皆恥爲之 殿下公主何
患生業之不足而乃有此事耶切願 殿下常加
省察查覈之際亦畱念善處焉 上曰然又曰上
來會合是予至望毋孤今日面諭之意也浚吉曰

臣之筋力亦難自期第臣所願 聖學益勉 聖德益進日就光明正大之域而 殿下近年以來諉以疾病不御 經筵臣竊悶焉雖有疾病豈無一日開筵之時乎臣意欲於帳殿臨浴之暇獲覩開卷之盛而竟未能遂良可慨恨臣今退去他日登筵恐未易期唯望 殿下進德修業以圖至治使臣未死之前得見德化之成而治道之隆也上曰聞卿此言不勝愕然風日猶不甚寒徐徐作行可以得達浚吉曰臣若有一分自力之望則敢不承膺以臣筋力自量此行恐為未訣 天顏之

日也伏願 殿下毋忘臣今日所達之言目前數事雖涉微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豈無所益乎 上曰戒誨之言予當體念而唯望從容上來毋負相會之期也

十月六日 上御熙政堂判府事宋時烈贊善宋浚吉引見時 上謂浚吉曰頃日相見後落畱中路心甚缺然厥後因承旨所傳知卿上來良用喜幸浚吉曰溫泉落後下情不勝缺然而筋力已盡不得已畱在中路連遣近侍 諭意丁寧臣雖愚頑寧不知感繼因道路之言得聞 世子廷候彌畱

忍死來赴幸卽差復慶抃何極又曰三代以後人君致力處無過經筵 殿下畱念書筵固是好事而但無畱念 經筵之意羣情皆以爲悶矣時烈曰宋浚吉在鄉時常以爲言矣昔宋子上宋孝宗戊申封事首言天下之大本在陛下之一心此則殿下所當惕念處至於輔翼太子爲第二條其言曰陛下之所以調護東宮疏略者豈非所以自治者未免疏略故因是亦以是爲當然而不之慮也竊恐 殿下之病在於此也浚吉曰時烈引古陳達甚是格言而臣則以俚語仰達矣 經筵久廢

則諺稱玉堂官爲冊色書吏謂其但守書冊而已近日不 御經筵如此則 世子之不勤書筵從此可知矣不以精一相傳而以怠惰相傳其可乎臣於前日每以此陳戒而瞻望 玉色頗有領受之意退出之後終無採用之實臣竊愧焉不知殿下淡居九重所爲何事亦嘗畱意於書史乎抑或無所事而一向怠惰放逸乎 上未卽答時烈曰昔宋孝宗三代後賢君也嘗謂誠心待羣臣張九成進曰陛下對宮妾何如引接外臣孝宗未答九成曰陛下似若經營所答之言恐非待下以誠

之道也今 殿下無乃近於九成之言乎 上曰
替善似未畢其語故未及答矣本意與書史不甚
遠而每因眼患不能專一豈至於一切惰廢乎時
烈曰自 上連有病患雖不能如例開筵引接玉
堂諸臣使之講論而聽焉則豈無所益乎此非稽
古之言則臣不敢仰達程子言于哲宗曰簡其禮
貌頻接臣隣不必拘於體例也浚吉曰曾在 先
朝臣入叅書筵則每於罷後自 上必賜引接從
容講說未嘗或闕今則召對絕罕而召對之時大
臣必請隨入蓋靡此則臣僚無得至前故也事與

古異良可慨然伏聞中庸心經猶未畢講臣則衰
病已甚難望出入經席而宋時烈今既上來可使
進講不然則畱時烈亦何益哉 上曰卿之乙巳
下去後仍停心經今可繼此而頻接講論矣浚吉
曰 先大王酷好心經必有所得而然矣時烈曰
昔在 先朝嘗出入召對 先王講論文義之餘
或論時事有同家人父子到今臣隣沒世不忘雖
愚婦匹夫皆曰 聖君及至 山陵之日愚氓下
賤彌山滿野莫不奔走號哭 聖德之感人如此
矣浚吉曰講論當世之務不但於專為好羣下之

賢愚邪正從亦可卞濇坐宮中不接臣隣是為茅塞若不澆灌一向茅塞則何事可做且天災時變式月斯生天災則或諉以應不在我而人妖物恠非我國之憂乎臣等固知 殿下決非亾國之主而國勢凌夷至於此極寧非太息流涕者乎時烈曰不惟此也卽今所大患者民窮財竭窮民無歸相聚為盜自古垂亾之世必有盜賊也浚吉曰今番賑救之臣皆能盡心故能免填壑而年年賑救國將安保 上曰國貯已竭連值凶歉民無所收國無所賑罔知攸措矣浚吉曰外方之人皆以為

國家殷富設倉儲穀臣未知度支所入之多寡而無乃有畜積乎國勢至此乙夜之中豈無惕然而興感也 君臣上下所當一心致力而泄泄沓沓以度時日則更無所望未知 殿下何以爲思乎上曰此不難知雖非智者不可謂太康之時也浚吉曰古人見被髮而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戒矣今之變異不但被髮而祭之所望者惟在 殿下下一心若不振作無可望矣時烈曰 仁祖累經變亂終因病患倦于勤久廢 經筵至使玉堂下吏發歎百隸怠官漸至凌夷末年柳濯起於湖西

民多從亂終雖撲滅國綱之解弛人心之壞亂極矣其時羣盜相戒勿犯金承旨之家時故文敬公金集以前承旨退在鄉里仁祖聞此言大加嘉尚而臣則不勝慨然矣人之侮國家而憚匹夫若此國勢至此則事無可爲者也浚吉曰察病加藥是古至言自非聖人人皆有病知其病處乃可加工若於長處用工則是古人所謂困於所長者也殿下心地上長短臣不得盡知唯聖明察病焉上曰卿在鄉曲民生所困在於何處時烈曰公私之求請於水使者甚多水使徵督於軍民以應故

人不堪命矣浚吉曰非但水使統制使尤有甚焉語其根本則士夫祿薄所致也先王每歎曰百官之祿薄若是而何能責其廉隅乎時烈曰朱子曰當惜尺布斗米此正今日之謂也浮費在小不必在大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浚吉曰臣於先朝引接之時目見帷帳皆以布爲之奏曰自上崇儉如此宜有躬率之化而民俗爭奢無乃殿下外示儉德於臣僚而自內有奢侈之事乎先王浚是臣言矣時烈曰漢文帝以儉臨御慎夫人衣不曳地而賈誼疏稱庶人牆壁皆被錦繡上

雖有躬率之德若無紀綱無可奈何矣金澄曰近來世道污下廉風不振誠可寒心 祖宗朝有選錄清白吏之規今久廢閣殊非激勵之道今依舊例舉行何如浚吉曰臣待罪銓曹時見之則清白吏案元無公家文書似是欠典 上曰以銓官耳目所記為之乎浚吉曰然矣臣議欲抄出成案而未果不知今已成否也 上曰清白選錄事言于該曹舉行可也

十八日召對講心經自敬以直內止今撫如左宋浚吉曰孔子以乾卦為聖人之學坤卦為賢人之學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論聖人之學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論賢人之學敬以直內譬則鏡也義以方外譬則照也敬為體而義為用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而敬以直內為根本又曰玉堂奏坤復之義此是人君體認處邵子分九月望後十月望前為坤卦剝之上爻為陽比之碩大之果不見食言陽無可盡之理先儒於坤復之義論說最多冬日雖極寒地中有溫暝之氣夏日雖極熱地中有涼冷之氣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此亦可見即今世道未知何如而雖明君在上賢

臣在下之時不無小人陰伺其間有同陰氣之潛伏雖溷濁如光海朝亦不無賢士大夫清議之在下者陰陽之理不可偏廢故先儒謂之對待而扶陽抑陰之責專在人君時當坤復之節此尤聖明之所當體念也又曰敬以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言既有直內之敬則非僻之心不敢入故謂之虛比之於瓶酒既盈矣水不得入至必有事焉浚吉曰怠惰放倒不可謂之有事欲速其效者是謂握苗猶愈於無所事矣古人以此義問之師其師指其掌曰有物於此握則破不握則亡物謂鷄卵此

善喻也件事是漢語着是語辭又省工夫以省工夫三字句絕可也未感時知如何所寓知字是不知之意與唐詩花落知多少同義莫知其鄉之鄉與向字有異向上聲此鄉字平聲言心之去處也講訖浚吉進曰講官所達十不能一二都在自上體認理會詳究玩索如有疑義他日下問敢不仰達久廢之餘獲覩開講有若決壅豈勝欣聳當今第一義蓋無過於此者若誠頻接臣僚講論古今則天災可弛人心可回惟願聖明益加惕念無致中輟也又曰先大王別無表表事功而

遠近風動咸曰 聖君者無他頻御 經筵引接
臣僚故下情悅服稱誦如此又曰易乾卦曰天行
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天行若
不健則陷小臣妄意 殿下病痛政在於不健矣
二十一日召對自程子曰止常情所能及耳宋浚吉
曰魏伯陽作參同契朱子嘗稱之周易六十四卦
皆爲假說以水火爲藥物以乾坤爲爐鼎鼎中龍
虎者藥也緩沸者爲龍急沸者爲虎又有抽添法
緩則添急則抽其法精微頗同於吾儒養心之功
其說可愛朱子亦多用之然是想無成有者佛氏

則以牕前栢樹狗子麻三斤乾矢橛等語爲話頭
面壁思想以至頓悟終以天下之理爲無是想有
成無者也此皆專一思想之謂若吾道上亦能專
一理會豈不有成乎又有他心通說話此亦氣學
也 上曰何爲氣學浚吉曰氣學者數學也康節
氣學程子理學橫渠主氣學李奎齡曰莊子所謂
用志不分者蓋言專一也浚吉曰用志不分專一
也乃凝於神功效也不奈何者無可奈何也又曰
容貌詞氣全不加工者與釋老何異佛家得道之
後優猖狂自恣專不加工於心身上矣又曰臣頃

日所達坤復之說此是切要語自 上果體念否
上曰做工着實未易至於省察則豈有難哉浚吉
曰 殿下在東宮時臣嘗進坤復篇未知尚在否
上曰尚在是十月卦也浚吉曰十月卦體念焉則
陰陽消長之理可知陰陽之理同而聖人不言陰
者扶陽抑陰之義也又曰易言大往小來陽必謂
之大者亦扶陽之義陰陽晝夜男女淑慝其理皆
然又曰臣衰病之狀 聖明所洞燭若宋時烈則
神氣未衰且不廢書冊工夫而不得侍講良可惜
也 上曰前已面諭欲遣近侍招徠矣

二十六日 上御養心閣召對自上蔡謝氏止學者
體之則可見矣宋浚吉曰上蔡謝氏乃頃日所達
家有好硯心常愛之一日持與人嘗言克己須從
難克處克將去者也敬者貫始終徹上下合內外
該動靜者也我國曹植常佩一鈴子名曰惺惺雖
未知合於吾儒家法而先輩用功刻苦可知古之
人君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規戒警誨日
思治國之道今世則唯 經筵最近於此人君所
當惕念處也住不得是日進之謂又曰釋氏用工
與吾儒頗近心有二病乃昏沈與走作也又有浮

念惡念惡念猶可克去浮念最為難制溫公亦嘗言之矣溫公是何等地位而猶有此病人君必須惕念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則鬼神亦莫能窺其際而施諸日用亦可驗矣釋家則喚醒在空話頭有萬象歸一一歸何處面壁思想一朝頓悟亦何用哉宋子調息箴曰鼻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時隨處容與猗移靜極而噓如春沼魚動極而翕如百蟲蟄氤氳開闢其妙無窮孰其尸之不宰之功雲卧天行非予敢議守一處和千二百歲臣之以此懇懇陳達者意或有補於 聖躬之調養也此在朱

子大全願 聖明詳玩又曰臣曾已陳達矣李端相從前 經幄之臣固當召置講官而至於朴世采非科目中人乃窮經之士也使之出入 經席豈不好哉 上曰李端相除拜館職朴世采開筵時使之入侍

同日夕召對自覺軒蔡氏止便是不義金萬重曰虛靈心之體知覺心之用宋浚吉曰此言非也虛靈知覺皆心之體其曰具衆理而應萬事具衆理體也應萬事用也覺軒此說最為明白必須體認然後可以有得如鬼神父母之臨其上淡淵薄冰之

處其下心常惕畏也然不可以言語形容矣仍曰
朱子名其所居室曰敬義齋臣入來時見之東邊
室額敬義未知 先朝所命名乎 上曰 先朝
所名而此室亦然浚吉曰此室乃 先朝所創不
勝感愴伏聞 先朝常寢御于斯未知今日亦然
否乎 上曰慶德宮亦有如此之室 先朝尋常
居處而別有寢御之室矣浚吉曰昨陳緝熙之意
而連日開筵孰不欣聳願 聖明毋懈此心懋哉
懋哉

二十九日召對講心經自損之象止變化氣質法宋

浚吉曰受氣薄而厚於保生者私也以忘生徇欲
為恥者理也故伊川之說如此又曰呂氏家訓曰
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此言事
不合於心而詳處之則無不中理若先暴怒只能
自害豈能害人未知 聖上亦嘗記得於此耶怒
者所以害人而適以自害當官亦戒况人君乎又
曰怒屬陽慾屬陰其黠黠難制慾有甚於怒伏願
聖上反求諸身宋時烈曰臣所金長生告於 仁
祖曰人臣奏事之時每多俯伏故君臣之間顏面
未熟矣浚吉曰臣亦嘗聞之長生曰入侍已多而

未識 天顏起坐瞻望何如 仁祖許之其後鄭
經世入侍告之亦如此 仁祖以長生之言語之
而亦許之矣 上曰凡陳文義奏事時起坐何妨
十一月四日召對自復之初九止可為學者法宋浚
吉曰當坤剝之時天地之陰氣閉塞而至復而一
陽復生此所謂稚陽稚陽之養如養稚兒故至日
則閉關而致齋復之時義然矣人之善念復是稚
陽故以初爻言之昔在 先朝嘗有過舉因諸臣
陳奏而即改之臣告曰古人以過而能改為尤難
先王曰改過雖難不如夜無過也 玉音在耳尚

今不敢忘此實灼見道理底處也不遷怒不貳過
俱是難事而不遷怒尤難怒於此者必發於彼矣
莊周曰為不善於幽暗之中者鬼得以誅之所謂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天地之間鬼神之理無處不
在至於子孫之祭先亦其理也 上曰洋洋乎如
在其上非中庸語乎浚吉曰然又曰所謂習者時
習之謂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苟能不息
如天之行則何患不到聖賢地位也習之間斷心
過害之一念之差而不能痛改時習之功於是乎
銷矣是以君子於心過纔發必覺覺必痛絕之如

分桐葉不可復續也又曰儒臣既以他爻之義仰
達臣不可不畢其說也六三頻復厲頻復頻失雖
不安於復而猶有向復之意至於迷復則尤有甚
焉故係之以凶也 上曰迷復上六爻辭耶浚吉
曰然矣又曰館儒上疏收議亦及于臣故敢達臣
之愚意以為啓聖廟一事 行之其意思極
好至於延平從祀事朱子 而朱子於滄
洲書院獨祀延平朱子所行 豈可不從乎
中朝之事未必盡善而啓聖廟位次及大聖廟位
次第令李慶億詳知而來何如 上曰備局堂上

以此意私通于慶億可也

五日召對自子絕四止克將去宋浚言曰情者感於
物之謂意者因其情而商量計較之謂朱子謂情
如舟車意如人使舟車意有善惡而此所謂意發
而不當理即私意也朱子則以絕為無之盡者程
子則曰學者須絕四其旨微有不同又曰一日克
復而天下歸仁言其效之速也仁者心之全德禮
者理之節文己者人之私欲人孰無本心而不能
盡仁皆由於私欲如欲去私則整理身心而後可
以克去獨言禮者檢束身心莫如禮故視聽言動

一徇天則動容周旋皆中節文然後可以全其心之德而義與智亦不外此矣顏子擔當勇往所以獨稱好學也又曰學者克復猶能天下歸仁若人君誠有克己復禮之功則其為歸仁當如何耶久廢經筵中外索然近幸連日開講人心舉皆欣聳若此不已豈非基太平之道乎以臣病狀冒死入侍所謂瘖聾跛躄莫不興起者也上曰安排布置者指私心而言乎浚吉曰以己私心揣摩之謂見赤子之赴井自然往救者本心也有要譽納交之意則便是安排布置也

十六日 上御養心閣召對自伊川先生止有所據守宋浚吉曰此篇本自太極圖來故其言多與之表裏太極圖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疑所謂真者以理言也即此真靜之真也所謂精者以氣言也即此儲精之精也濂溪下真精二字語極精切其曰妙合而疑者謂理氣相合疑聚而成形也朱子註妙合而疑曰本混融無間先正臣李珣常贊誦此五字以為至到之言 聖明須體認焉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之謂氣化男女既分夫婦相合二氣交感生育子孫此之謂形化陰陽五行

化生萬物而惟人也得其氣之最秀最精者焉然於其中稟其至清至粹者為聖人清多而濁少粹多而駁少者為賢人濁駁多而清粹少者為凡人又其下為愚不肖得其偏塞者為禽獸為草木勻得一氣而其所賦不同有如此者宋時烈曰天地開闢之初未有人類之時固有氣化而生者至如稷契之生先儒亦謂之氣化浚吉曰稷之生也履巨人迹契之生也吞玄鳥卵皆無人道而生非氣化而何又曰七情四端非有異也七情包四端在其中四端純善無惡七情有善有惡又曰覺之一

字為一篇宗旨凡人必覺而後行不覺則必誤入覺之義大矣向者 聖教有曰人心雖發於形氣而以道義裁之則終歸於道心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則發於情者無不正矣與人心為道心者其義相類吾儒之學此最為難若夫異端則在高峯頂上絕類廢事瞋目兀坐不與物相交故其成功常易吾儒則不然飲食男女之欲日蠱乎其內聲色貨利之誘日接乎其前此其所以難也又曰明心知往格物致知之事力行求至誠意以下之事凡事必先知之然後方可以行之格物致知所以

先於誠意然亦不可以一槩論也如人未知有此
事則尚覬其一悟既或知之而終不爲之更無所
望矣且以 經筵一事言之庸暗之君不知開筵
之有益則人必以此望其君而冀其有所開發至
於日御經筵陳說義理而無體行之實則亦將末
如之何知而不爲反不如不知之爲愈也若知而
不能行其害大矣如漢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不
能用知弘恭石顯之姦而不能去正猶郭伋之由
於善善惡惡也 上曰情未始不善蕩而後流於
不善耳浚吉曰人情不過好惡兩端而人欲則多

在好字上目之於色也知好之耳之於聲也知好
之之其所好而不加意克去則所發皆不中節而
心不正矣又曰天理爲物之體而無所遺猶仁道
爲事之體而無所不在也孟子曰以生道殺人雖
死不怨殺者殺人似非仁者之道而爲民除害則
其殺也亦仁而已如舜之去四凶非仁而何又曰
論語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其人
仁則事事皆仁不仁則雖有禮樂只是虛文而已
亦將如之何哉時烈曰爾指人身而言也此是分
明底道理人主之心纔向善則吉祥僂應之一有

不善則災害應之善不善之分其效如此浚吉曰
詩云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
可斲思神卽是天名雖異而理則同人之所處雖
有隱顯之殊而神之鑑臨昭乎無不在也其時宰
臣作此詩以戒其君語極激切宜體念焉以 殿
下之事言之近日不開 經筵久矣所謂遊行也
聖學雖曰高明深宮燕處之時能保私意之不萌
乎一心善惡之幾才分而效驗之應於彼顯殊矣
又曰赤心猶言至誠片片猶言碎碎橫渠此語是
推至極之誠心片片向人說道與猶語助也又曰

滋猶以水浸物漸漬而不遽也舍視聽而舉言動
省文耳又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禮有所據依
如九容九思皆屬禮爲學者先從事於此則可以
有據守而知所向矣故橫渠教人必主乎禮時烈
曰臣嘗從李端夏聞之 明宗大王持禮甚嚴
王妃沈氏必以章服侍家法之整肅如此此後世
所當法也端夏曰臣之外曾祖沈義謙卽 仁順
王后之同氣也嘗言掖庭之事故子孫世傳其言
臣亦從而聞之也 王后之侍 大王常戴大髻
持法服一日告 大王曰臣常持此覺甚苦願

上時適淑儀房以分其勞浚吉曰國祚之所以維
持鞏固者皆由於祖宗家法之正也觀此一事
而盛德之集有不可勝言者先王守法之正
王后持禮之謹與夫不妬忌之事皆可以見且
祖宗朝傳守家法定可為後世子孫則者宮中之
人必有知之者令內官女官以時陳達常持守不
失則亦治道之一助也時烈曰古者有女史記宮
中之事付之史官人君有所忌憚而不敢為不善
之事矣浚吉曰禮家文字極精細簡奧科場舉子
作文荒雜者讀禮則其文必典雅矣昔宣廟留

心禮學嘗拈出家禮婚禮中小註圍布几筵一段
以問羣臣曰予於書再觀三觀無不可解者惟於
此終不能通矣羣臣莫能對寅城府院君鄭澈明
白剖析以達上喜甚顧謂諸臣曰寅城老而篤
禮如此既退錫賚優蕃宣廟之勤學鄭澈之篤
禮俱是美事也又曰宋時烈作太極節氣圖蓋以
太極圖外列節氣進退之候合為一圖臣亦與聞
其一二今於行中持來欲經睿覽時烈曰前龍
潭縣監洪錫作此圖臣特校正耳非臣所自作也
浚吉曰洪錫始為此圖誤處頗多時烈正其訛舛

補其闕漏以成完圖矣 上曰後日登對時進覽
徐議其刊行浚吉曰西旅貢獒召公作書訓戒之
夫武王聖人也召公猶恐其累德諄諄訓誨不啻
丁寧不及聖人者可不惕念謝氏曰克已須從性
偏難克處克將去須是審察私意偏係處克治之
時烈曰服食器用皆切於日用而不可闕者故云
惟服食器用此外玩好之物悉屏去之不使接於
目可也浚吉曰外間傳言差備門外多聚工匠日
事工作雖未知其信否然 殿下宜加惕念果有
是事悉罷遣之母累大德焉又曰 先王有大志

中道崩殂同志之臣退處田野十年必復天道之
常 先王昇遐今已十年矣復召宋時烈與之論
繼述之事臣不勝感愴焉所謂繼述不必云云之
事且如罷內帑定宅制亦不必汲汲行之所謂大
根本有急於此者 先王與時烈規畫之事 殿
下不知者多矣須以今日行一善事明日行一善
政日日如是斯乃繼述之義也事有緩急先後宜
先其急後其緩時烈無可去之義宜進則輔導君
德格其非心退與諸臣同心協力謀猷國事豈可
遽爲退去之計 殿下亦何以聽其去乎又曰日

居業堂先生集
用之間常加省察此心之發孰爲天理孰爲人欲
果天理也必存養之果人欲也必克去之本原不
端今日雖改明日復錯將不勝其改矣時烈去就
與臣不同臣江湖鳧鴈有之不爲多無之不爲少
年齡衰暮疾病侵尋垂死之人無所能爲時烈則
決不可求去矣

十九日召對自朱子曰顏子止弗之察耳宋浚吉曰
烘爐點雪之喻與所謂一服藥打疊互相發明矣
天理長一寸則人欲消一寸人欲長一分則天理
消一分天地剝復之理陰陽進退之幾亦如此矣

講訖 上顧浚吉曰朝進圖子纔已見之如有可
陳之言陳之可也仍命左右展圖於前浚吉進曰
此非臣等之私意杜撰者也本諸濂溪太極圖旁
取諸儒之說而目昏精耗倩人畫成故多有不精
者矣仍以手歷指圖中陰陽之畫極陳人物氣化
形化之端五行相生相克之理縷縷百餘言

二十一日召對自或問顏淵止一以貫之矣宋浚吉
進論仁義禮智四字以及仁統三者之義仍曰程
子之言曰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字而已曷嘗
有孝悌來此言仁雖是性而旣發而行仁則必自

孝悌始也今 聖上上奉 慈殿下統宗族苟能
為仁自孝悌始因是而推廣德化旁達則豈不美
乎又曰為仁之道惟在四勿夫子之告顏子以克
復者乾道也告仲弓以敬恕者坤道也聖人教人
各因其資質學者用功莫切於敬恕而克復之功
亦不可自畫而退托也李端夏曰宋儒胡銓有言
曰我與顏子所爭只是一箇勿字浚吉曰此語極
好然孔子無己可克又非顏子比矣

十二月五日召對自仲弓問仁止消磨了這病宋浚
吉曰仁聖人之事恕學者之事仁是熟底恕是未

熟底恕是入仁之路也出門未出門云云者如孟
子言鷄鳴而起孜孜為善或問若未接物則如之
何程子答曰只主於敬便是善亦與此同儼若思
者主靜而言出門使民者主動而言心如止水微
瀾不起遇事一點動處便是動底意又曰張子韶
之言最害理試以今日事言之 聖學未能緝熙
而因欲恕書筵之間斷則可乎講訖浚吉曰臣頃
入書筵 世子今已長成講書之際曉解文理極
為欣幸趙復陽曰頃聞 世子嘗育鳥雛死而埋
之聞牛犢之鳴遂不進酪云此則去聖不遠孰不

欣聳以此天質勉強學問則何患不至於聖人之
域乎浚吉曰自聞此言外廷老臣莫不感涕矣又
曰近日與復陽屢次進講老臣侍講誠爲好事
世子亦必警惕矣第臣有私懇敢此仰達復陽以
賓客侍講臣則職是宮官而特以資級之故反居
賓客之右事甚不當若遞臣贊善之職而別令侍
講臣之願也太和曰贊善祭酒自無定品今遞贊
善如特進官例別爲侍講未爲不可名以輔養入
侍書筵又何妨乎 上曰然浚吉曰此則終有所
不安卽今名位已定之後仍名輔養事體不當矣

上曰賓客有窠耶太和曰賓客似無不可復陽曰
雖帶贊善之職去其宮官之號稱以 世子贊善
位在賓客之上似當 上曰以世子贊善改下批
可也浚吉曰竊伏聞外間傳說 殿下遊射後苑
以致感冒云敢問有是 否 上曰予病未必由是
也浚吉曰臣聞此言一喜一憂喜者爲其有宋孝
宗木馬之志也憂者爲其無修內之實而徒爲此
致傷之事也又曰自 上每留意邊塞若徒有是
心而無實功則亦無益也如西關之事甚可慮而
具文治事尚此相持徒費日月必須速爲處置可

矣

十月初啓覆入侍時宋浚吉曰古昔聖王立法定制而其間有觀其所犯而參酌低仰之者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古語云禮疑從厚罪疑從輕皆謂是也凡決囚之道當於死中求生不當於生中求死

十六日召對自蘓昞問止不可不審也 上曰此乃中庸之中乎宋浚吉曰中和之中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是天下之大本朱子作延平行狀有曰體認而旋又曰體認字下得重未發之前體認則却

是心病也大槩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也或問未發求中是心病而延平不爲病何也李滉曰延平是溫潤之性故不爲病靜中須有物若是昏昧則便是無物也又曰程子言心是兼已發未發橫渠言心統性情朱子言心者性情之主心爲已發則心但統情而非統性也蓋心是難治之物而譬蓮葉上珠者最善形容所謂圓明雖可愛散渙還易失者是也若用工急則却成心病須平平存在略略收拾無令走作所謂勿助長也

同春堂先生別集卷之五

同春堂先生別集卷之六

經筵日記 魏配 戊酉正月

己酉正月四日 上御養心閣召對講訖宋時烈曰

神德王后康氏乃 太祖王妃也昇遐之後葬于

貞陵其時猶用麗制朝夕設齋 太祖追念甚切

每聞貞陵磬子聲然後進御水刺云可見 聖情

而即今 陵寢埋沒不及 齊陵又未得配食

太廟未知於禮何如也 上曰國忌中不書諱日

未知因何事而至此也宋浚吉曰 太祖開國之

後鄭道傳等構誣 太宗而立 神德之子為世



子及事敗 神德所出昭悼二公死於非命以此
之故不得配食 太廟云矣 上曰神德王后與
他繼妃不同浚吉曰高麗時有京外妻 太祖在
潛邸時 神德后爲京妻矣 太祖恩禮備至而
至今不得配食 太廟誠爲未安廣議廷臣配享
太廟改封 陵墓俾同 齊陵何如 上曰予徐
當更思之議于諸大臣以處矣浚吉曰爲國之道
田制爲先國典二十年一量京圻則旣已改量而
忠清道今方始役必須得人而後可以善其事矣
今監官皆以士大夫差定而無他激勸之事臣意

京畿量田監官中擇其最優者隨才調用以爲勸
獎之地可矣 上曰言于該曹使之甄拔收用浚
吉曰田政旣定之後當行保伍之法此雖商鞅所
行而實本於周公之制我國不行此法則無以整
頓民衆今方申明戶籍恐不可次第舉行也
上曰頃日李尚真爲慶尚監司時啓請漏籍之人
雖或被殺不以殺人之罪罪之此言何如浚吉曰
此非尚真之言乃 太祖皇帝之法也必有如此
等法然後可無漏籍之患而第人命至重以此立
法則漏籍之人皆欲殺之是可慮也 上曰如此

而後人皆畏死而必無漏籍者矣浚吉曰頃年李慶億為忠清監司時疏陳良人從母之法此是先正臣李珥建請於宣祖朝者也良女嫁得賤人便為私賤我國兩班坐享公侯之樂良民之日感皆由於此其時雖格不行而今猶可禁速為定制變通宜矣閔著重曰良人從母甚乖義理恐當從父矣浚吉曰此於義理雖似為乖而賤人自無定夫固難從父矣上曰李慶億上疏後日備局堂上持入稟處可也浚吉曰為國之道莫先於明人倫故相臣沈之源家事自上處置未知其合當

也之源既有繼後子而使己出主祀大有乖於禮制當初不從臺啓而至於沈益相請罪之論則反為允許前後似異矣上曰向時臺啓則國制既不明白而在前如此之類甚多卒難釐正故不許至於益相事則予未詳其實狀臺啓以奪宗為言故許之矣浚吉曰益相非所當有而猶主其祀奪宗之譏似難免矣臣意則自朝廷改定而因為定制則庶乎得宜矣朱子曰宗法先就世族家行之做箇樣子方可使以下士大夫行之今之源是巨室世家士大夫之所取法不可不慎也上曰得

無窒礙處乎浚吉曰如此則節節皆順矣 上曰
然則更爲定制釐正可也

五日 上御養心閣召對自詩云潛雖伏矣止中人
以下者與宋浚吉曰工夫有由內及外者有由外
及內者首章先言戒慎恐懼而後言謹獨是由內
及外也末章先言內省不疚而後言不動而敬不
言而信是由外及內也宋時烈曰司馬公於獨處
未嘗爲不善故自言平生所爲無不可對人言者
矣浚吉曰此言雖似淺近最是難及處又曰魯男
子事與顏叔子頗同我朝趙光祖己卯名賢也嘗

夜坐讀書隣有處子慕其家貌踰牆而就光祖責
以非禮撻楚而送之云此亦相類矣時烈曰此則
諺傳而野史云光祖暗室中使女人梳頭以驗其
學力淺浚此言以是浚吉曰我國儒賢中質美無
如趙光祖精神如皓月舉措施爲動合古禮惜乎
君臣之際不終實爲千古痛恨哀貞之罪可勝誅
哉又曰走肖亡國之讖蓋自國初有之故羣小假
借此言百端潛搆以惑 上聽終禍士林至於
仁祖朝以趙賊之變大傷國脉識者以爲走肖之
讖於是始驗矣 中廟反正時朴元宗問慎守勤

曰廢妹夫立女婿可乎守勤答曰今上矢血安能
久乎此乃不從之意也成希顏等使人搥殺守勤
中廟卽位希顏等以為罪人之女不可母儀一國
強脅君父廢愼氏納繼妃是為章敬王后未
幾章敬昇遐朴祥金淨等上疏請復愼氏一種
之議以為若復愼氏則置元子於何地此實無
據之論也朴祥金淨等卒皆被罪光祖為正言力
右祥淨以明是非以此始相角立積漸釀禍矣時
烈曰光祖際會之初知無不言言無不從中廟
設於酬酢有時龍林軋然作聲云前日臣等入侍

時自 上起夏衣臣子之心豈無不安乎浚吉曰
自 上時或勞倦則使之罷出可也若至拘束勉
強則不可矣宋仁宗朝明道為御史進見移時左
右曰御史不知上之未食耶此與光祖事同矣時
烈曰光祖為大司憲時請罷昭格署達夜啓事承
旨倚壁而睡中使徹夜往來皆生厭苦之心 中
廟不得已從之云矣浚吉曰此等事先正臣李珥
以為不可每歎光祖之出太早不能有終所謂不
得已從之者誠為寒心人君若曰不得已從之則
事無可為矣時烈曰其時士禍迫在當夜舉將蔓

刈而領相鄭光弼牽裾泣諫淚緣白鬚有足感動
罪止流竄厥後光弼遞相光祖等未免於死矣浚
吉曰諸賢得免當夜之誅戮光弼之力也其有功
士林大矣此乃鄭太和之先祖鄭氏之至今燁赫
皆光弼種德之報也光弼弘毅有力量而明斷不
及於申用漑南袞一日往見用漑言曰今之士類
太激欲以微探其意用漑時病在牀奮然而起厲
聲曰自古小人之陷害君子未嘗不以激之一字
為媒孽之計君何為出此言耶袞色沮氣喪終用
漑之世不敢作變矣又曰乙巳之禍尤為慘毒

仁廟昇遐 明廟在次嫡之位其正統安往而奸
臣尹元衡鄭順朋李芑林百齡等以為士類有擇
賢之意以此構禍一日殺三大臣甚可痛也其中
被禍之人如宋麟壽士林之有重望者而最為冤
死麟壽乃宋時烈先祖之弟於臣亦為傍親也時
烈曰其時閔齊仁初雖不能立節而及至士類連
被酷禍心常慘痛每為伸救終至竄謫而死此乃
戶曹判書閔鼎重之先祖也浚吉曰鄭彥慤見良
才壁書有女主執政等語指謂被罪人所為撤壁
擔載以來有若告密者然厥後彥慤墮馬足掛鐙

子終日騰躍身如肉醬而死人謂報施之應至於金自點鍛鍊姜獄而其後渠家誅死之數與姜家正相當此亦循環之理天道昭昭有不可誣也時烈曰士禍之慘至壁書尤酷矣浚吉曰宋麟壽則先朝已有追贈賜諡之命而如鄭希登郭珣最爲表著尚未蒙褒贈之典其他寃死之人亦多似當考出一體施行矣 上曰言于該曹考出稟處可也浚吉曰往在 宣廟朝李珥問於 上曰宮中以光祖爲逆乎 宣廟答曰不然矣時烈曰光祖追贈乃 仁廟朝事也 仁廟卽祚之初太學生

陳疏請復光祖職 批答有云言之不從意有存焉至今思之猶爲感泣其後 仁廟疾大漸特命復官 仁廟聖德雖婦人女子莫不歌詠矣浚吉曰東方學問雖有若干人造端者光祖也就其頭緒者李彥迪也時烈曰以文字垂訓始於彥迪矣浚吉曰同是學者有短於文字而浚於工夫者有工夫未至而長於文字者以二人言之則彥迪之文長於光祖矣又曰宮府當爲一體而宮女揀擇之令出於內司不無弊端矣 上曰人之死生存亡在所不免故不得已有揀擇之事矣浚吉曰無

紀綱則無處不生病揀女之際圖免者或至厚賂
誠可寒心古之人君遇災修省或有放出之事如
此之時何必揀女乎 上曰因緣作弊者當嚴查
處置矣

六日 上御養心閣召對自所謂誠意止志不立也
宋浚吉曰自欺云者非謂大段不善之事如不能
十分好善十分惡惡則便是自欺也人之能免乎
自欺豈不難哉反是則乃自慊也又曰誠於中形
於外十目所視等語似兼指善惡而臣師金長生
則常以兼善惡而言為不可曉此雖兼指善惡而

語意重在惡邊幾者善惡之分所謂誠無為幾善
惡正是着工處也不害心疾不害當釋作不患又
曰日昨筵中所達夙興夜寐箴乃南塘陳栢所作
而辭旨簡切要約先儒多稱之李珣所撰聖學輯
要亦載此箴矣仍逐章誦陳其義曰此箴甚切於
日用若作為屏帖置之座隅朝夕省覽則必有所
益矣曾見 先王朝作屏以設之未知今在否
上曰尚在也閔鼎重曰金佐明為校理時所書也
浚吉曰頃日所達五恨是時魚多骨金橘太酸牧
丹無香萸菜性冷曾子固不能詩此為曾子固不

能詩而發也時烈曰朱子於朋友間多舉此語言人不能無病痛也以人君用人言之則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浚吉曰人各有病痛亦各有長處唯在上之人量度而用之耳李之菡乃李珣一時之人也其人有奇節嘗曰海東青天下之良鷹也使使之司晨則曾老鷄之不若汗血駒天下之良馬也使使之捕鼠則曾老猫之不若一時以爲名言又曰臣猥廁朝列久矣竊見筵中舉行之事古無書入之規其日入侍承旨史官直爲分付舉行矣今則撰出條件書入啓下然後始爲舉行文書煩瑣我

國之弊而又添一節急時舉行之事亦多遲滯矣上曰今後則舉行條件書諸各幅而書一二三四於紙頭速爲舉行之事則先爲啓下可矣浚吉曰趙憲疏中儒生巾服皆有制度今可據此爲之向聞儒生輩欲上疏請從華制云今值入學之時若自世子改從華制則士子亦當隨而改之至於民字巾則臣未知何所據而爲之也時烈曰臣聞相傳之言乃太祖皇帝所製云而未見文字所記耳浚吉曰巾則無明文可考姑且仍存今之頭巾無妨而粉袍青衿則有可考之文改從華制可

矣。上曰：儒生服色，令至堂考出。大明會典及他文書詳知其制度。後取稟浚吉曰：世子冠禮有考古禮稟處之教，而臣未得詳考矣。上曰：仁宗五歲加冠，蓋以出見大臣時不可無所着，故也。予則書筵時爲雙童髻，冬則着紗帽耳掩而內，着空頂幘耳。

二月三日引見宋浚吉曰：世子謁廟入學之事，臣曾陳請而聖意欲先行冠禮，臣竊以爲太早也。古禮及司馬光之說固難行於今日，而諸侯十二而冠稍近古可行矣。上曰：我國常倣祖宗故

事當考實錄議定也。浚吉又請亟行貞陵祔廟禮，先爲重建丁字閣。上曰：畢竟有所難處，此予所以持難。丁閣則先建可也。浚吉曰：臣方待罪繕工，敢以職事仰達科舉時棘圍，使本監官員自備還方無親戚者，鬻奴馬而亦不足國家事體。豈容如是。卽今國用不敷，有難給價，請以本監所有草藪編作筓子以代棘圍。上曰：依爲之。浚吉曰：臣旣授典醫監提調之任，不得辭遞，則職事亦不可不察。本監全無醫書，試才時借於閭家醫官等所講，句讀多誤，且昧文義。古人云：聖經賢傳雖或誤看

不為目前之患醫書誤看殺人立至醫方羣書雖難畢具其中試才之書不可不備給使之講習凡醫書訛舛處甚多若不校正則醫官等難以通曉宗室昌城都正佖通解醫術而見無職事成後龍亦知醫術通文字無出入內局之事云使此兩人與本監年少聰敏輩數人相會校正事別為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

六日召對自問大學誠意止亦只這箇心宋浚吉曰大學工夫知行推也格物致知為知誠意正心修身為行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推誠意為自修之首

通貫上下不能誠意則知行推皆無可為矣又曰朱子勸南軒時時請問上業之所至臣極知猥濫而敢問 殿下以誠意為從善惡言乎從好惡言乎 上曰似是善惡也浚吉曰古人亦有論此者似當以好惡看徐起者宮家奴子而以講學名者也金長生嘗以此問起起亦以善惡為是固執己見云矣長生嘗問於李珣曰誠意正心何別答曰誠意者真為善實去惡正心者無期待畱滯係累之病而不起浮念者也因曰正心最難溫公一生用力於誠而至於中夜不寐達朝而作乃是浮念

同春堂先生集
不能盡正心之功也溫公之學亦似未至於真誠
意此言誠確論也又講綱目趙襄子止遂死政屍
之傍浚吉曰豫讓三躍擊衣而血者至誠感通也
大明時景清既死之後剝皮之尸猶且起行數步
此與擊衣血出同矣上曰不旋踵死者感恩而
然浚吉曰為將者得人死力如是然後可以有為
今日將才未知如何而必須培養可以得人歐陽
公選將法好矣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不待文王
而興者豪傑也豪傑之人豈易得乎鄭忠信年十
三應募於狀啓使令遂得無事傳達李恒福招致

幕下因以至於副元帥矣又曰朱子之言曰史書
開熱經書冷淡後生心志未定鮮有不偏向去
者此亦當預防也兼講綱目雖好須知賓主輕重
以經書為主以史書補之可矣又曰綱目不書月
蝕者扶陽抑陰之義也王者修德而國治則日月
當食不食矣

十八日召對自朱子曰某之氣質有病止偽學黨作
宋浚吉曰此所謂偽學黨作者韓侂胄欲逐趙汝
愚等而無可罪故目之以偽學朱子亦未免偽學
之名小人之害君子例如此可懼也我朝趙光

祖負一時重望引進善類南袞輩惡之指光祖一隊曰小學之道蓋譏之之辭也小人欲害君子則必以黨目之即一網打盡之計也歐陽修朋黨論及朱子與留正書誠千古至論為人君者所當省覽也

二十六日請對入侍宋浚吉曰臣衰朽無用無他報效補闕拾遺是臣職耳向來進講時正心章四有所之義反復陳達 聖上亦嘗省念於此矣伏見數日來辭氣之間少和平底意思無乃有所之病未能盡祛乎臣欲以中和極功責望於 聖上故

敢達 上曰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第頃者金世鼎之論啓也初既不知而責以廉隅則可至曰偃蹇無忌憚則大有所不然矣浚吉曰臣亦嘗忝居此職大凡臺閣言事得中為難論列之際激則過否則低微矣 上曰臺臣論事之道固當是曰是非曰非而已豈容欲伸己見強為之說乎浚吉曰 聖上既曰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何責其在下者之盡善乎大凡論事者欲言其上所厭聞者故過激則易而適中則難 聖批至曰巧飾則上下俱有所失矣張善徵曰必須人君假貸容恕

然後言路可以廓開不必抉摘文字而有所疵瑕矣浚吉曰此言甚是人君雖曲加優容尚難盡其言豈可示之以厭惡之色乎善激曰言之不從者不可況以不允批下從違之間明言是非可矣浚吉曰昨見待臺閣之教尤似未安其中一款事臣回詳其首末矣曾在先王朝有以駙馬第宅爲未安者先王迎教曰與若干宰臣議定矣所謂宰臣卽故判書金益熙李時昉趙錫胤而入侍時兩臣不爲爭執而贊成之趙錫胤則旣出之後疏論其不可先王旣與兩臣議定故趙說不入矣

臣曾爲掌樂院提調本院正與彼相對以此臣益知其地決非臣子可居之地宮殿旣設之處國家豈可輕以與人乎上曰此事是非旣出於先朝而先朝不改予豈可輕改先朝已定之事乎浚吉曰此則有不然中庸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真德秀曰當遵守而遵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亦繼述也何曾以執一爲繼述乎又曰人君正殿之基人臣何敢晏然入處乎若終始堅執則遠近傳聞必將不佳不如上稟慈殿早爲善處

同春堂集卷六
三月十一日 引見時 上曰頃日卿請先往溫泉而予心缺然茲欲面諭而留之矣宋浚吉曰宋時烈留以補國固宜臣則只合退死鄉里之意前已畢陳矣 上曰世子只付宮僚數三人看護卿若同往則世子無依著欲留卿以輔之矣浚吉曰如此 寵命臣不敢當病勢如此臣恐報國之無日也金澄曰昔漢高祖出征黥布而強起張良調護太子今當引此義留之矣浚吉曰澄引喻失義矣張良係漢家安危臣何敢當又曰 國朝祭享故相臣黃喜定用素饘雖有淡意草草四五器只用

豆腐海藻及餅餌論以事理殊甚可疑且臣見山陵祭享所用燭子則以蘆葦數箇裹之以紙塗以牛脂法油等物而名曰六燭火既不明滅火後甚有臭即今士夫家祭祀所用必求蠟燭獨於國祭所用如許殊未可知也 上曰莫重 祭享之用豈宜如是事極無據自何時創用問于該曹以啓浚吉曰壬辰倭亂長城武人趙英圭爲梁山郡守兼本道衛將聞變即馳往東萊問于府使宋象賢曰公將何以處之象賢曰唯有死耳象賢復問英圭曰君欲何爲英圭曰當從公耳然有母在

今且歸與相訣指其避兵處而來至期果來同死其子廷老爲復父讎亦戰死廷老得蒙旌表之典而英圭則見漏臣之族人曾爲梁山倅梁山之人至今稱冤云且英圭曾爲龍川倅欲達音信於其母繫書犬頸撫而言之犬卽垂頭若聽者去數日受答而歸人謂孝感所致其與宋象賢同死事載在故相臣柳成龍文集中矣 上曰禮曹似未詳其時事迹而然也使之相考稟處浚吉曰彼國出來之物使之別貯用於接彼人甚好近季以來因何不克施行 上曰近來別無廢卻不行之事矣

浚吉曰自今永令遵行好矣又曰 三殿舉動旣已大定固不可遏第聞前日前導砲手氣塞以死想必疾驅而然 上曰初年舉動時砲手四人因誤食致病而死予甚驚慘浚吉曰人旣致死此言烏得免乎自今徐徐作行俾無此患幸甚 上曰一之已慘其可再乎浚吉曰臣之情勢莫如速歸而 上教勤懇臣當退而看病勢爲之耳又曰臣曾聞故相李厚源之言老婢以遞都憲爲賀云蓋以言或忤旨未免被斥也惟我 祖宗朝莫不虛心受諫而至於 英廟人至于今稱之願 殿下

以此為法無使人有不盡言之歎幸甚

十五日左參贊宋浚吉請對入侍時浚吉曰輿衛臨江極知恩遽而臣有所懷敢欲一陳臣之情病只宜歸死田園而自 上懇留責以調護 世子臣固自知無以承當而顧臣分義不敢不留李端相朴世采皆有學術宜使出入書筵或兼贊善或兼進善隨階以帶俾得進講必有所益或不得如此特下傳教使之別為侍講亦可矣 上謂承旨張善澂曰此兩人使之入參書筵之意分付于留都承旨浚吉曰二大駕到溫泉後道內有學行之人

亦宜趁即招聘敦勉上送使之都聚京中是第一務耳 慈駕將到 上出次祇迎仍御船所夏命引見 上曰世子獨留本院之官皆年少每事使之就問於贊善矣浚吉曰臣敢不竭死生之力仰體 聖教乎又曰臘月雷三月雪非常之變也頃日雪下非時所見愁慘周子曰吉凶悔吝生於動吉一而已自 上若惕念則豈不轉災為祥乎善澂曰浚吉所達明白剴切願 上惕念而採用焉四月二十五日召對講訖宋浚吉曰古者人君前有師後有傅左有輔右有弼隨事即諫至於禁軍之

類亦使進諫人君雖欲不善得乎後世設置諫官
諫路已狹若又使之不盡言則人君何從而聞其
過乎 上曰科舉始於何代乎許積曰自漢武帝
時始至宋時張齊賢一榜最號得人浚吉曰太祖
欲以張齊賢遺之太宗以爲他日太平宰相此帝
王用心極高處也又曰學者以立志爲先志苟不
立大事不成 經筵之時敷奏以言論難無隱君
臣之間亦有朋友之義矣又曰臣豈不欲畱侍
經筵日瞻 天顏而若日氣稍熱則以臣孱疾決
難作行昨疏已陳當於晦間下去矣 上曰心經

所餘無幾而世子大學亦未畢講矣積曰 世子
以幼冲之年知無師之爲不可臣等之感動欣悅
自不能已宋浚吉之心尤當如何李慶徽曰如此
之時雖在野之臣亦當召之况已在朝者何以遣
之浚吉曰年老如臣者雖元來在京亦當退歸於
家况衰病如許而家又遠在者乎 上曰今觀卿
意予甚悶迫矣

二十六日召對講訖宋浚吉曰君臣之間甚難馬援
有明珠之讒太宗什魏徵之碑明良際會而終至
如此可謂難矣 上曰安市城主其名爲誰浚吉

曰梁萬春也能拒太宗之師可謂善守城者也
上曰此見於何處浚吉曰故府院君尹根壽聞於
中朝而記之矣又曰隋唐之世皆興無名之師師
竟無功凡事名正然後乃可爲也仍論李浣徐文
尚事曰近日待臺臣何其如是也臺諫之言不至
大段而視以奸兇欲陷忠良之爲者臣所未曉
上曰予亦非以李浣之事爲善也徐文尚先受闌
入軍門之罪然後方可議李浣之罪矣浚吉曰臺
諫若以 上意如此並論文尚非臺體也臣非請
罪李浣也自 上常有曲護武臣而輕侮臺臣之

意 祖宗朝以來優容臺諫雖有小失不如
是摧折之召對諸臣罷還之時相顧有喜色矣今
則頓無前日氣像以臣愚見不無過慮如初春雨
澤適中人喜豐年之漸而終有水旱之患無乃感
應之理耶

二十七日召對自先生病中止不可斯須去身也宋
浚吉曰朱子最爲畱心於大學至於易箒前日又
改數字朱子之用力如此而後人敢欲點竄實是
妄也又曰鄙者庸惡陋劣之稱詐者不誠實之謂
此與中正正相反心之病痛固多如好勝執滯皆

是心病而鄙詐為病痛之主矣又曰頃日溫幸
時答諸臣之批多有病痛諸臣所達皆不聽納至
於大臣陳白猶復邈然未見日月之愛若非好勝
必是固執政所謂責人則明恕己則昏自上如
此而能望臺論之適中乎且臺閣之臣自以不屈
於上為是故如是自 上當嘉獎而進之何足深
責乎 上曰卿言如此改之何難後當改此病矣
浚吉曰後雖改之若不示悔悟之心則渠輩終不
安矣 上曰前日批答中四字改付標可也浚吉
曰容受若此臣誠感幸在昔君上有過則大臣以

下論陳而今無此事茲者權格事因大臣所達改
之不吝大臣之言豈非關重乎竊恨其言之大晚
在溫陽時可以及諫而未能難免後時之歎矣所
言是則雖史官言之亦當允從况大臣乎

二十九日召對自君子反情止空參觀南二星曰反
情訓孔氏則以反去情欲為言陳氏則以反其本
情為言二說不同 上曰何說為是宋浚吉曰陳
說似是矣又曰王安石用事後宣仁太后用司馬
光等諸賢至於八年之久南渡以後宋祚之綿延
蓋其效也又曰我朝文章盧守慎崔立最為表著

同春堂先生集
以今言之則鄭斗卿最優而一不以文翰任用極可惜也積曰如提學則似可任之矣浚吉曰臣在銓曹時提學有闕臣雖不舉斗卿之名而以堂上陞授之意陳達於榻前其日政即欲差出而李一相以參判兼大提學適不參坐故未果其後事遂寢可歎 上曰掌文辭者只有姜栢年一人事甚苟簡弘文提學差出可也浚吉曰 世子書筵召對時及師相見時所著冠服或以雙童髻或著空頂幘臣未知所以敢達 上曰予未加冠前相見禮時以袞龍袍雙童髻行之而世子則有病患

頭不可無所著故借著空頂幘似苟且矣

三十日召對自朱子曰非禮勿視止當知戒可也宋浚吉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便是天則又曰熊禾字去非號勿軒箋註性理羣書而錯誤處最多然以其所裒文字皆好故能行于世耳李滉時有門人黃俊良者請改心經附註李滉曰許魯齋於小學敬之如神明尊之如父母吾於心經亦云所以示不可改之意也又曰蓋恐回頭錯耳此數三字可見程伯子氣像至張子說鄭太和曰 大明垂亾音樂之哀怨甚矣 上曰我國音樂亦急促甚

同春堂集卷之六
不可也浚吉曰音樂與政相通今之樂雖甚廢缺
自 上脩明政教則音樂自正矣

五月十三日大臣備局堂上引見入侍 上謂宋浚
吉曰昨見卿疏氣適不平未及答矣浚吉曰臣之
情事前既累陳而意外小孫得參司馬今則敢請
率歸榮墳矣 上曰世子秋當入學若能夏來調
護毋失其期則予豈不許乎浚吉曰入學時儻無
疾恙何敢負 聖教乎又曰丙午年 王世子冊
封定於秋成而臣以天有四時春夏屬陽秋冬屬
陰在聖人貴陽賤陰之道遲待明春似當之意陳

達蒙允今春又以 世子冠禮當行於歲首之意
陳劄矣今若以來秋行冠禮則與前所陳相違雖
不用諸侯十二歲之禮恐宜退行於明春也又曰
貞陵祔廟事實錄考來後外議皆以為必有大
舉措願望已久而尚無傳教殊可鬱鬱 上曰實
錄亦不仔細自前持難意必有在矣浚吉曰此是
國之大事恐宜更加商量亟賜施行三司尚今寥
寥亦未知其可也

十五日召對自朱子曰樂記云止孔孟所以同道也
宋浚吉曰天則不明於內一節最為緊切蓋天生

烝民有物必有則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微事細物莫不有天則苟或天則不明於內則施於外者安得以中理乎上問心之體用浚吉曰指性情而言也金萬重曰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所以能格者大人先正其心故也浚吉曰君心未格則安得每事而正之乎又曰四勿卽非禮勿視聽言動之謂三戒卽在色在鬪在得之謂絕四卽毋意必固我之謂孔子雖不別言心而四勿三戒絕四之時心在其中矣又曰有所爲無所爲乃南軒張氏之言有所爲卽爲人之學無所爲卽爲己之學南

軒此言朱子亟稱以爲與性善養氣同功矣十六日召對自問存心止三者在其中矣宋浚吉曰不在紙上云者要須以心體而力行之不在講習紙上所寫文字而已也又曰一分天理長進則一分人欲消退以尺寸較量則可知矣上曰聖經賢傳幾盡於秦火桀紂之所不爲而秦皇乃爲之者亦獨何哉浚吉曰天地間氣數或然矣蕭何收秦相府圖籍而獨不收博士官所藏書籍是可惜也上曰晉武欲伐吳而山濤請釋爲外懼其意誠是浚吉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猶藥石之言

逆耳而利行也又曰人役而恥為役此一節人主
尤宜深警楚以六千里為讎人役豈不哀哉上
曰凡經傳文字引用處與本文文義或有相反者
浚吉曰夷狄有君不如諸夏之亾韓愈則以為夷
狄雖有君長不如諸夏之無君與孔子立言本意
不同矣又曰周公遭流言時太公召公俱以輔弼
大臣未能一言明爭顯陳者以成王致疑之深也
又曰頃日筵中以駙馬第宅事下問而臣既無見
識且昧法典未能明白陳達矣自上所教行廊
祠堂不在五十間之限者雖未詳如何而若以中

門內五十間為限則僉議亦不以為過濫矣上
曰予曾聞駙馬第宅五十間家廟行廊不在此限
而今無分明可考處宮家形勢異於閭巷士夫公
主使喚宮人則內外相隔必有重疊門限若以五
十間為制則決不可容處矣浚吉曰中門內五十
間之論似好矣

十八日召對自附註問止蒙以養正聖功也宋浚吉
曰上蔡史書成誦自負該博故明道戒之後明道
論史逐行看過不差一字上蔡心甚不服後乃覺
之曰此是為己為人之分也上蔡聞過慚惶汗流

發赤自是羞惡之心其動處便是惻隱之心也又曰大人是格君非之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謂其不爲物誘而純一無偽也機關猶言權數鄭太和曰陸贄嘗言德宗任數御物此與機關同浚吉曰人君若無格致誠正之功則必有任數機關之病矣又曰世子正當冲年諸臣入侍講說數行文字有何大益自上教導之方不可不慎古語云欲爲不善看子弟不爲二殿下躬行以教則不但有益於世子亦必有益於聖躬實是交養之義也臣近間竊聞外議皆以爲殿下批教之間文

理日長施措之際頗近儒道此皆講明心經之功也至於難制易發之時或不免有過中之舉而此則聖學益造高明純熟之域則自可無此患矣第未知殿下幽獨得肆之中用功如何如臣庸陋固無裨益而臣去之後時氣向熱仍廢召對則此甚可悶願殿下益加惕念焉

十九日左參贊宋浚吉引見上謂浚吉曰予意已諭而缺然甚矣浚吉對曰上以至誠遇臣臣不能以至誠報之則豈人臣之義也臣豈欲永辭丹陛而所不可料者疾病也仍陳曰今當遠離請申

前言 世子正當蒙養之時讀書之外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之方不可少緩自上必先自修以為表率則實 兩朝相益之道也自古人君自治之方甚多而今無存者只經筵一事猶存今若廢閣豈不可惜且賓廳入侍雖有所達不盡所懷唯召對最為從容雖當暑月若於清朝及向夕暑退之後頻頻引對則下情可以上達此諸臣之望也
上曰當留意加勉焉浚吉曰 大明儒士論 皇朝盛德事必以景泰 皇帝復位 錢皇后祔廟為最我朝復 昭陵亦然今此 貞陵事發於久

鬱之餘他日論者必與復 昭陵並稱為盛德事矣此論不發則已既發之後公議難遏且他事則人或有異見而此論則一國洽然大同竊聞閭巷間語近日知節之雨皆以為復修 貞陵之應與人之頌亦可見也 上曰考見實錄則 宣廟甚為持難其意有在矣浚吉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先儒曰當持守而持守孝也當變通而變通亦孝也 先朝之事合於義理則固當持守如或未盡合於義理則變通而合理此真繼述之孝也切願斷以義理取副羣情焉承旨金萬

基進曰宋浚吉上來之日時開講席而退歸後復
卽停撥若欲勉強學問不宐如此臣願毋謂浚吉
下去頻數開筵則是乃用浚吉之言也是乃致浚
吉之道也今此 貞陵事雖甚重大義理了然實
非持難之事且人君用人不在禮貌寵祿而已用
其言乃所以用其人也願毋忘浚吉今日之言
上因命賜食酒四行浚吉又進曰臣每侍 世子
輒陳 祖宗朝好學勤政之德欲使習熟於聞知
然耳聞不如目見更願 殿下益自勉勵使 世
子觀感焉趙復陽村長遠雖無他才能忠質可尚

書筵出入委任此兩人可矣

庚戌三月五日左參贊宋浚吉賜對時 上曰冠禮
已迫卿今上來事無欠缺幸不可言浚吉辭謝仍
辭本兼諸職 上許褫繕工提調時全南監司金
澄爲母設宴臺章論以贓律方繫獄浚吉曰自古
有老母者國必優待 仁祖朝洪瑞鳳及新豐君
張維之爲母設宴也特賜樂給宴需此臣所及觀
其他如此類甚多爲母獻壽而罪之以贓得不爲
害於孝理且昔鄭蘊爲嶺伯設壽宴考守令禮單
薄略者治其吏元斗杓李敬輿李泰淵諸人亦皆

設宴其豐侈過於澄而今澄所遭乃如此亦可以
觀時變臣聞湖中守令有欲爲母設宴者其母以
死苦拒人皆以爲不祥 殿下若曰爲親設宴不
可以贓治之云爾則浮議自定民俗歸厚矣
十五日引見時宋浚吉曰臣之衰疾比來益甚自二
月初重患感冒至今未蘇而伏聞 玉候猶未快
復且以 春宮冠禮 召命再至不敢一向退伏
黽勉上來矣今則盛禮已過 上候稍安以臣病
狀不空久畱旅邸姑爲下去觀勢更來亦非難也
上曰卿之病勢如此誠極悶慮但卿異於他人非

責卿以奔走之職且醫藥調治莫如京中安心畱
在出入書筵輔導幼冲是予至望也浚吉曰 世
子侍講非不榮幸而才未堪當病且如此亦復奈
何又曰上年召對時自 上下教曰諸公主家舍
今當新造以給而何以則可乎考見大典則除祠
堂行廊而五十間也其後臣於登對時更以中門
內五十間不悖法典之意陳達矣臣下去後臺啓
經年不止臣實訝惑其時 聖教丁寧在耳臣所
達亦復如斯而臺諫尙此爭執未知所爭者何在
耶 上曰其後臺啓則中門內五十間亦以爲非

也浚吉曰此言始於何人耶 上曰發於申最矣
浚吉曰此不過年少臺諫一時過激之論而但今
臺啓方張宮家已成臺諫所失者小而自 上所
失者大矣若於臺啓 批荅明白開釋或召而教
之則似有停啓之路自 上雖堅執不許臺啓未
停之前諸公主亦難入處矣許積曰宋浚吉之言
是也臺啓不止則宮家雖已完構決不可入也浚
吉曰金尚憲爲大司憲時踰制之家皆自毀去如
此之事今雖難見或有臺諫據法論列親自毀去
則自 上何以爲之乎 上曰大樑入處自爲一

間而今則細分間數云此與古時異矣行廊則不
過置奴僕而已何必廣造浚吉曰從速處置無傷
事體空矣又曰 國婚時捧單揀擇非 祖宗朝
故事禮記云諸侯不漁色先輩言國家揀擇實有
漁色之嫌大不可 先王朝則使大臣各薦法家
可合處以此揀擇而其餘則不捧單子云今亦依
此例爲之似空矣

二十一日引見入侍時 上曰昨日已諭予意而今
日書筵又有退歸之意云今欲見之者言雖齟齬
必欲畱之耳宋浚吉曰非但 聖教如此 世子

亦有丁寧懇留之意尤不知所達曾見 世子筆
畫雄健今朝見之則規模尤爲長遠且善爲誦讀
而最可喜者前所讀者亦能不忘然日後或不無
昏塞之時必須善爲教養可無此患矣 上曰長
者亦然小兒尤甚且學書之外無與講說者以是
爲悶浚吉曰古人云獨學無成孤陋寡聞擇士夫
家子弟俊異者與之同處者乃程子之論也我
朝亦有建白者而我國規模狹隘終不得舉行矣
又曰臣於在鄉時得聞流傳之言則朝廷不尊體
統不嚴今年甚於去年來年不如今年將不可收

拾今來見之則所聞似不虛矣無乃自 上經年
違豫罕接臣僚故羣下因而解體以至此乎自
上必察其所以然雖不能大段振作今日做一事
明日做一事必須漸次修改使士論恢張公議大
行然後庶可救矣李浣雖有病痛歷事 累朝一
心爲國今處散地無軍官一人此於事體有不當
然者自 上亦須默思以授一隅之任可矣臣之
前後所達別無 採施之舉而忠懇所激敢此仰
陳

四月九日入侍宋浚吉曰自 上別無失德而近日

同春堂集
種種災變不可勝記天人幽顯不隔絲毫雖不知某災之緣某事而小不合天僊有召災之理若能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善政事事皆合天心則豈無回災致祥之理乎大臣在此未知今日國事向治耶向亂耶自上亦豈無自量之心乎又曰昔我世宗常教以五六日不見羣臣則君臣之間情志不孚引接臣僚殆無虛日至今傳爲盛事今者經席不開罕接臣隣雖緣玉候之未寧而實有歉於祖宗之德矣至於救民之事則亦須上下孜孜力行不怠有始有終使聖上好生

之澤無不均被則轉災爲福豈在他哉

十日疏決時至金澄事上曰此事何如宋浚吉曰臣於此事前已陳白矣澄素稱剛直人多嫉惡故搆捏煽動者一時齊起臺諫風聞亦甚不實澄之自爲則愚矣國不可無此等人也且自古無爲親設宴而得罪者臣切爲聖朝惜之上曰所以持難者以多發銀帛軍木四同事也果如是則不可無罪浚吉曰然則待其查覈處之可矣上曰罷職放送以待更查處之

二十一日引見時上曰一聞渡江之奇不勝缺然

同春堂先集
茲遣承旨矣今此入來誠極喜幸而第有不欲久
畱之色還切悶歎浚吉曰臣非草野之人纔出江
郊 聖諭懇惻故惶感入來而臣之形勢決不可
久畱今幸瞻望 天顏卽當辭退唯願 聖體日
蘇聖學聖德漸至高明也 世子冲年岐嶷國人
延頸以臣之才何以輔導古人有欲爲惡看子不
爲之語自 上致力於建極之道使 世子有所
觀感則實國家無疆之福也 上曰卿輔導時則
世子凡事似異於前卿亦非有奇言別說而然其
中自有功效矣浚吉曰 聖教如此誠爲感幸人

心若不畱念於學問則不至於不善者實矣自
上時招講官使之講誦靜心潛聽好矣聞 祖宗
朝有朝晝夕三時講筵而又設夜對 宣廟在搶
攘之中亦不廢 經筵其所造何可量也自 上
每以疾患不御經筵 世子未詳事勢之適然若
以不御經筵爲常事則誠可悶矣又曰久旱之後
得此甘霖幸莫甚焉聞飢饉太甚民將填壑而西
邊之霜降下雪變異層出未知上天怒於何事有
此譴罰乎 上曰非但災異如此安州亦有綱常
之變人妖物怪如是屢見極可慮也又曰卿歸心

決矣不可復挽而第淹留數日如何對曰 聖教
若是懃懇當遲留累日趁端午下往矣
二十四日引見時 上曰卿雖下去若有還朝之期
則予心缺然豈至於此耶宋浚吉曰臣猥蒙 累
朝鴻恩元非山林高蹈之士今雖下去筋力如可
自致則敢不夏來但殘病衰老之人餘日無多一
辭楓陛恐不得夏瞻 天顏矣六承旨迭請勿許
其歸且曰自古人臣去就每視人君恩禮之盛衰
今無可去之義浚吉曰昔故相臣李元翼言不聽
行不合則有時直渡江而去古人所行固多般據

今臣非敢竊比於古人亦非為有可去之義只是
衰病不堪久留耳南二星曰今有人受人微細之
物不可不謹守况國家以 世子輔導之責委畀
之其可捨而退去乎浚吉曰臣不過以小學章句
進講而已有何裨益而二星之責望太重尤難堪
當矣又曰今日臣民所以顯望於 世子者甚大
講官之暫時進講殆同文具自 上置之膝上而
教迪之可也而亦必自 上先加正心誠意之功
無一毫之未盡然後 世子方有所觀感而成就
矣張善徵曰贊善之言誠是內則自 上教迪之

巨春堂先生集
外則明師輔導之其所補益當如何也於此益見
贊善之不可不畱也 上曰卿言如無疾病後可
復來能如是則豈非幸也浚吉曰孟子之言曰不
敢請固所願也今臣所願亦自如此而衰病已極
何可期也 上命宣醞仍命世子出坐 上曰卿
之酒量幾何對曰不過數杯 上曰隨量飲之浚
吉曰夜對乃 祖宗朝美事夜氣清明之時正好
討論文義兼亦可以察臣僚之為人矣臣嘗以夜
對最好之意陳於 先王曰外人謂國家財力匱
竭以杯盤之費為難而夜對遂廢云矣 先王教

曰國家雖貧何至以杯盤為難乎今欲存愛禮存
羊之意則雖一杯一肴可也頃者李敏迪陳後園
營作事而無發落云昔宋孝宗於後園作小亭引
接宰臣趙雄謂曰松聲清越大勝絲竹今依故事
於別堂安靜之地引接臣僚有聲勝絲竹之效則
豈不美哉又曰臣聞諸古老 宣祖大王於天將
來時無不得其歡心蓋於相接之時慇懃勸酒使
之各盡其量 仁祖則與 宣祖有異黃監軍頗
嗜酒而三杯之後未嘗更勸云矣自古以酒害政
者多矣 殿下則除此一大害是則可幸臣請因

同善堂先生集
此以陳古事韓明澮申叔舟乃世祖朝謀臣情
義交洽如家人父子叔舟善飲而明澮不能飲一
日上引兩人宣醞時睿宗爲世子侍坐叔舟
於醉中執御手甚堅上曰痛矣痛矣世子變
色上顧謂世子曰我則如此可也汝則不可
如是及出明澮隨往叔舟家戒其家人勿令夜讀
蓋叔舟平生必夜起讀書是夜酒醒欲起讀書家
人止之世祖果送人訶察以叔舟醉睡還報
上曰叔舟果大醉矣世祖之於叔舟猶不能無
疑如此君臣之際不亦難乎仍拜辭內庭如前歲

例 上命給由馬澆奠牀內醫資藥護行

同春堂先生別集卷之六

